日本明年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日本明治四十年九月廿五日發行

THE MINPAO MAGAZINE

8 Nichome Shinogawamachi
Ushigomeku
TOKYO JAPAN

民報

第拾六號

Telegraphic address:
MINPAO TOKYO

民報第拾六號目次

●圖畫
▲徐錫麟烈士
▲秋瑾女士肖像
●五無論……太炎
●定復仇之是非……太炎
●土地國有與財政法……縣解
●清國革命史論……寄生
●刺客校軍人論……寄生
●時評
▲安撫恩銘被刺事件……寄生
●來稿
▲巴枯寧傳……无首





徐錫麟烈士



秋瑾女士

民報 (第拾六號)

五無論

太炎

今之人不敢爲遁天之民隨順有邊則不得不有國家亦不得不有政府國家與政府其界域囧狹隘故推其原以得民族主義其界域亦狹隘以民族主義爲狹隘而不適於國家者斯謂『有法自相相違』不成比量如三支法。彼先立一量云。『民族主義是狹隘見。於無界中强分界故。喻如宗法思想。』此亦可立一量云『國家主義是狹隘見。於無界中强分界故。喻如村落思想。』兩因兩復陳皆同。則前者所以破敵。亦即所以自破。若作三段法亦得。夫於恆沙世界之中而有地球無過太倉之有稊米今於其間分割疆域葆爲已有而命之曰國家復於其間建設機關區分等級而命之曰政府則蠻氏觸氏之爭不足喻也其所守本狹隘惟相應於狹隘之民族主義而爲之誠欲廣大固不當分種族亦寧得分國家民族主義隨感情而有國家主義寧非隨感情而有以彼爲固葆此者欲何爲耶嗟乎莽瀁平原入其域而視之始見土地次見人民烏覩所謂國家者國家者如機關木人

有作用而無自性如蛇毛馬角有名言而非實存究其成此虛幻妄想者非民族之爲而誰爲乎易族既非所爭賣國亦應無責而勞心以控摶此國家何爲者將其藉茲遺曰如毀瓦畫墁者所爲耶若曰國家者所以利一羣則與利一族也何異同此芥子牛跡之微而二者何以相難是故隨順有邊既執著國家矣則亦不得不執著民族主義然而其中有廣大者吾曹所執非封於漢族而已其他之弱民族有被征服於他之強民族而盜竊其政柄奴虜其人民者苟有餘力必當一匡而恢復之嗚呼印度緬甸滅於英越南滅於法辯慧慈良之種掃地盡矣故吾族也則當返非吾族也孰有聖哲舊邦而忍使其遺民陷爲臺隸欲圓滿民族主義者則當推我赤心救彼同病令得處於完全獨立之地有效巨憝麥堅尼之術假爲援手藉以開疆者著之法律有誅無赦然則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墨者之道然也若夫民族必有國家國家必有政府而共和政體於禍害爲差輕固不得已而取之矣爵位廢而兼並行其亂政又無以異於美利堅氏於是當置四法以節制之一曰均配土田使耕者不爲佃奴二曰官立工場使傭人得分贏利三曰限制相續使富厚不傳子孫四曰公散

議員（凡議員有貪汙事。平民得解散之。議院本由民間選舉。自當還付民間解散。然諸政法得失。問罪于政府可也。至於議員受賄。則罪有專屬矣）使政黨不敢納賄斯四者行則豪民庶幾日微而編戶齊人得以平等亦不得已而取之矣無是四者勿論君民立憲皆不如專制之為愈所以者何議院者受賄之姦府富民者盜國之渠魁專制之國無議院無議院則富人貧人相等夷及設議院而選充議士者大氐出于豪家名為代表人民其實依附政黨與官吏相朋比挾持門戶之見則所計不在民生利病惟便於私黨之為故議院者國家所以誘惑愚民而鉗制其口者也且議士既出於豪家則與捐納得官無異其志固為利而已官吏受賄議院得彈劾而去之議院受賄誰彈劾而去之一議士受賄他議士得彈劾而去之盡議院皆受賄誰彈劾而去之近觀日本郡制廢止一案。議院得賄明見蹤迹者七人而其他三百餘員皆有隱昧受賕之事。（見黑龍襍誌）日本立國。非專以重商拜金為務且議院之設財二十年。其腐敗已如是然則有議院而無平民鞭箠於後得實行其解散廢黜之權則設議院者不過分官吏之贓以與豪民而已返觀專制之國猶無斯紊亂也（按世人常謂多一監察者。即多一受賄者。今議院所以監督官吏。乃適便其受賄之私。斯言猶信。）專制之國商人無明與國家分權之事及異於專

制者則不然夫錢刀金幣實使民擾攘之階然黃金白金赤金三品視之有光擊之有聲取之甚艱藏之不朽其質性誠有可寶者因其可寶而以爲幣猶民之公心也及夫徑寸赫蹏與故紙初非有異而足以當百金則政府所以愚弄其民者至矣猶不知止使牙儈設銀行者得公爲之而常民顧不得造是則牙儈之權得與政府相等其與齊民非有天澤之分乎返觀專制之國錢幣一出於國家然民間猶得以碎銀貿易至於楮幣則國家尚鮮爲之況於牙儈（今上海中國銀行亦許自造楮幣斯實揣摩歐化非其本有）是故有共和政體而不分散財權防制議士則猶不如專制政體之爲善也雖然是四制者特初級苟偷之法足以補苴罅隙而已欲求盡善必當高蹈太虛然非有共和僞政及其所屬四制以爲之基寧有翔躡虛無之道隨順有邊期以百年然後遞見**五無**之制

五無者超過民族主義者也云何五無一曰**無政府**凡茲種族相爭皆以有政府使其隔閡假令政權墮盡則犬馬異類人猶馴狎而優容之何有於人類抑非專泯種族之爭而已有錢幣在則爭奪生而階級起於是以共產爲生則貿易可斷而錢幣

必沈諸大壑矣。有軍器在。則人將藉是以爲殺掠之資。於是鎔解銃礮椎毀刀劍雖未足以絕爭心而爭具則自此失矣。其他牝牡相交父子相繫。是雖人道之常。然有所暱愛則妬生。有所攝受則爭起。於是夫婦居室親族相依之事。必一切廢絕之。使人民交相涉入。則庶或無所間介矣。凡此諸制皆所以平人民嫉妬之心而非以爲幸福幸福本無惟少害故二曰無聚落政府之成立本以爭戰爲其始原爭戰不絕則政府不可以一日廢是故政府者非專爲理民而設實與他國之政府相待而設他國有政府在卽一國之政府不得獨無今日無政府固必與他政府同時俱盡國界之當先破語言文字之當先統一者斯盡人所知也國界雖破而聚落猶未破則慘烈之戰爭未已何也人類本平等而所依之地本不平等人類之財產可以相共而容而地方之面積不能相共而容夫共產者以爲自喻適志矣然地有溫潤寒苦之不同處寒苦者盡力經營以化其地爲膏腴孰與攘奪膏腴之便況氣候之燥潤慘舒其難齊有百倍於地質者自古溫潤之國率爲苦寒人所兼幷顧溫潤國則未有覬食苦寒國者無他苦寒國人視溫潤國爲樂土驅於欲望則不憚斮脛摩頂以爭

之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溫潤國人於苦寒地素無欣羨之心則其不能兼幷也亦宜夫兩地皆有政府而苦寒必勝溫潤者知其勝非政府所成乃自然界所役使矣今觀歐洲諸國侵略印度以南之地其始豈假藉帝力輝其天戈耶一二農商規利遠涉招集亡命挾捕獸之器以殺人而其地遂爲所據有斯於政府何與及其殖民既就上之政府以著領土之名無舊無新悉爲一國矣而舊土民之厚利猶爲征服者恣意侵漁討伐生番逞情殘殺斯於國界何與是故政府與國界破而猶有聚落之存則溫潤地人必爲苦寒地人所殺掠近則如白人之侵略南方遠則如原人之覆滅他族可決知也夫俄人所以敢言無政府者何也地素苦寒有己國人之侵食他方而不慮他方人之侵食己國法人所以敢言無政府者何也土雖膏腴面積非甚廣大有狹鄉人之侵略他溫潤地而不慮他溫潤地人之侵略狹鄉故實踐之而無所懼若泰東諸國則不然中原遼瀋日本朝鮮雖與俄國同時無政府東亞之民猶爲俄人所蹂躪也滇桂閩廣越南暹羅雖與法國同時無政府南海之民猶爲法人所侵掠也是何也既依聚落地著而居則氣候之相較有溫寒面積之相較有廣狹

非法制契約所能平也夫無政府者以爲自由平等之至耳然始創自由平等於己國之人即實施最不自由平等於他國之人在有政府界中言之令法人之於越南生則有稅死則有稅乞食有稅淸廁有稅毀謗者殺越境者殺集會者殺其酷虐爲曠古所未有是曰食人之國雖蒙古回部曾未逮其豪毛此法蘭西非始創自由平等之法蘭西耶在有政府界中法人能行其自由平等者於域內而反行其最不自由平等者於越南以此相推雖至無政府時猶漁獵他人可知已或者以爲語言文字有殊。迭相視爲異種故無含容包覆之心旣統一則無斯慮夫以利相爭雖兄弟至親猶有操戈之釁況故爲路人耶今人震矜無政府說以爲典型然縱令政府盡亡國界盡破而因仍固有之聚落以相什伍者猶未化鎔合旅相爭其勢仍不能已則効其術者正爲創其說者所魚肉耳是故欲無政府必無聚落農爲游農工爲游工女爲游女苦寒地人與溫潤地人每歲爰土易室而居迭相遷移庶不以執著而生陵奪斯則無政府者必與無聚落說同時踐行也三曰**無人類** 世人以政府爲衆惡之源國家爲羣汙之府寧不謂爾雖然政府云國家云固無自性此政府與國

家者誰實成之必曰人實成之夫自人成之自人廢之斯固非絕特可驚之事而成之之根不斷有其廢之終必有成之者不然則原人本無政府國家之累何以漸相埰積以有今日之穰穰者也且人之相爭非止飲食牝牡之事人之爭具寧獨火器剛鐵之倫睚眦小忿則憎怨隨之白刃未獲則拳力先之縱大地悉無政府聚落銷兵共產之制得以實行而相殺毀傷猶不能絕其愈於有政府者昔鮑生有言曰『細民之爭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勢不能以合徒衆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旅推無讎之民攻無罪之國僵尸動則以萬計流血則漂櫓丹野』按鮑生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之言以爲古者無君勝於今世與抱朴子相難中國言無政府者前有莊子後有鮑生爲其最著鮑語抱朴子詰鮑篇 若是而已使人類返於犬豕不使人類進於修羅其術雖善而猶非圓滿無缺之方是故一二大士超人者出誨之以斷人道而絕其孳乳教之以證無我而盡其緣生被化雖少行術雖迂展轉相熏必有度盡之日終不少留斯蠹以自禍禍他也四曰**無衆生** 自毛奈倫極微之物更互相生以至人類名爲進化其實則一『流轉眞如』要使一物尙存則人類必不能斷絕新生之種漸爲原人久更浸淫而今之社會今之國家又且復

見是故大士不住涅槃常生三惡道中教化諸趣令證無生而斷後有此則與無人類說同時踐行者也五曰

無世界

世界本無不待消滅而始為無今之有器世間為衆生依止之所本由衆生眼翳見病所成都非實有六十四種原質析至鄰虛終無不可復析之量既可復析即不得強立原子之名若云原子本無方分互相抵觸而後現形者既無方分便合渾淪為一何有互相抵觸之事故知原子云者徒為妄語其他或立伊太或立伊奈盧雞斯皆超出經驗之外但有假名要之空間尚無豈彼空間所容受者而可信其為有然現見此器世間宛爾存在則以『衆同分業』錯亂其明故是則衆生既盡世界必無豪毛圭撮之存譬若病眼者死而眼中所見之空華與之俱死雖然此未可為常人道也常人所信惟有『覆諦』而已世界初成溟濛一氣液質固形皆如煙聚佛謂之金藏雲康德謂之星雲今人謂之瓦斯氣儒者則以太素目之爾後漸漸凝成體若熟乳久之堅硬則地球於是定位次是乃有羣生滋長而有機物之最始果自無機物出乎則生物學家所不能斷定者若如覆諦世界不亡仍有產出羣生之日是故衆生悉證法空而世界為之消弭斯為最後

圓滿之期也。此五無者。非能於一時成就。最先二無。同時成就爲一期。其次二無。漸遞成就爲一期。最後一無。畢竟成就爲一期。前二次二。其時期亦有互相錯雜者。以非普徧。故不得以成就爲言。若自明者觀之。序次秩然。推行不亂。孰後孰急。若指果於掌中。然而俗昧遠理。僧滯近致。事之常也。今之在宗敎者。以盛衰强弱爲素定。徒執因緣。不知以增上緣輔其爲治。又乃情存諂曲。以强有力者爲護法之宗。抑盛輔微耳不欲聽。顧沾沾焉以慈善事業資助窮民。適爲豪强者保其令聞長世。其有賢者。甘趣寂滅。而萬善方便之法不行。所謂財施無畏施者。意安在耶。若夫俶儻愍世之材。以無政府爲至極矣。堅信性善之說。則謂利用厚生與夫男女隱曲之事。果無少缺。雖無法律。而不爲非。不悟人心好事。根於我見。我見不除。雖率爾捐目相視。猶有拚命同盡之心。豈專由利害得喪而已。以無政府主義中道自畫。而不精勤以求其破碎淨盡者。此亦乏於遠見者也。佛說鬱單越洲人。無妻妾田宅車馬財物資具諸攝受。淸寧耆壽。殊勝三洲。而佛亦不於是洲出世。此其事。豈非明驗於今耶。

何以云性善之說。不可堅信。人心好爭根於我見耶。答曰。人之本性。所謂藏識。無善無惡者勿論也。而末那意根。雖無記而有覆。常執藏識以爲自我。以執我之見。現於意識。而善惡之念生。人心固非無善。亦非不好善。如孟子路索索賓霍爾皆以惻隱之心立極。誠非夸誕。然如希臘學者括人心之所好而立眞善美三。斯實至陋之論。人皆著我。則皆以爲我勝於他。而好勝之念現之爲爭。非獨人爾。一切動物皆然。若雞者若鵪鶉者若蛙與蝦蟇者若蟋蟀者。多以無事相爭。而不必盡爲利害得喪之事。索賓霍爾立意志世界之說。謂意志常自相競。證以蟻子。下指甲而斷之。蟻子既死。其身與首猶相鬬。此豈爲利害得喪而然乎。嬰兒始能言時。兩不遜。則擧手相撲。及至壯夫。亦有以嘲罵瞬視之微。而懷怨以終其世者。杯酒失意。白刄相仇。蓋前世所常覩。此又豈爲利害得喪之事也。然世多以利害得喪而生競者。以好勝是其天性。涉於利害得喪之事。則發之愈烈耳。寧得謂人之相殺者。止於生存競爭牝牡競爭而已乎。今使人無私藏。亦無家室。其爲財產妃色而生爭者。固少息矣。然斯之社會。在獸類固有之。獸類無一夫一婦之事。兩性相逐。天下爲公。而以字尾之故。相噬

齧者猶衆何獨於人類而能外是獸類言語既簡少惟以聲氣呼召排擯而嚙刻之調譏無有焉其知恥之心亦寡故無以言語而起競爭之事人則不然有喙三尺其利其於刀矛報之者亦牽以刀矛從事亂之生也則言語以爲階蕭同房中之一笑稽康鍛竈之兩言其禍至於喪師斷首此猶曰報之者有勢藉也縱無勢藉一身之股肱固在凡彼勇夫不忍惡聲以至相死者多矣然未至於甚潰裂者何也有法律以閑之有利欲以掣之也人情莫不懷生而惡死非飢寒交迫鋌而走險者嚴刑在側常有以挫其好勝之心亦或遁逃法外而令名既損民所不與攻難剽暴之徒與社會既不相入則無窮之希望自此而終此所以憚於猝發也然以二者相衡則法律之懲戒其力微而利欲之希望其力厚今無政府法律有無且勿論共產同內則一身無利之可損亦無利之可增也希望既絕僞道德以此廓清而好勝之良能將於是軒豁呈露蓋處今時之社會者非無好勝之心也而常爲利欲所設故近世欲作民氣者在損其好利之心使人人自尊則始可以勇猛無畏及無政府主義成就以後其所患又在彼不在此或者以爲今時風氣趫戾好殺者已居少數他時政府

雖亡。而習貫猶因仍不沒。無患其遽裂者。吾則以爲不然。今之習慣非能使天性遷移特强制之使不發耳誰無瞋心誰不屠殺有情以供餐食是好殺之習慣由性成而不殺之習慣爲强制也藩籬既徹則向之彈力復生縱有力能强制者必其嘗處今之社會而後處無政府之時代者耳再世以往其子孫不見今之社會安有不殺之習慣哉或者以爲惻隱之心人所素有。雖其好勝必能强自制裁。吾又以爲不然。惻隱之心孟軻舉孺子入井爲例此最爲密切者人之所憐在彼弱小於我而所憎在其敵對於我即彼惻隱心者亦與好勝心同一根抵雖甚凶戾無不憐弱者雖甚仁慈無不憎怨家觀夫任俠之居心即可見矣上世人獸爭戰之時常殺其長者而豢其稚者其次部落爭戰之時常屠其丁壯而遺其婦女弱兒此寧有政令發徵期會哉誅其强者本乎好勝心全其弱者本乎惻隱心人之良能然也縱令人人不傲無告不侮鰥寡而體力智勇與我相若者一有小忿常存必殺之心此必不能去者也或者以爲無政府時。既無爭具。雖欲相殺而有不可得者。吾又以爲不然。人之異於禽獸者在其體力有差世固有力能扛鼎亦有不舉一雛者此則强弱相形或足以

動其哀憐之念至乎常人相視力有餘而形不逮亦數有之攘臂相爭猶足斷命況於長竿白梃猶有可藉乎且夫兵器雖銷而資生金鐵猶不可廢農夫發地則必有犂鋤矣庖人割裁則必有刀匕矣大匠伐木則必有斧斤矣女紅制帛則必有剪刀矣舉此數者無不可資爲殺人之具安在其赤手無藉也雖然必謂人將相殺當以。法律治之而願政府之存者是則甚謬原政府之初設也本非以法律衛民而成乃以爭地劫人而成今者法令滋章其所庇仍在强者貧民以爲盜受誅寧止億兆其或邏候森嚴不得恣意則轉死於煤坑中耳至於帝國主義則寢食不忘者常在刼殺雖磨牙吮血赤地千里而以爲義所當然夫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此莊生所爲憤嫉今無政府雖不免於自相賊殺必不能如有政府之多且平人相殘視其膂力非夫以强陵弱以衆暴寡者之可悲也昔鮑生有言曰。『使夫桀紂之徒得燔人辜諫者脯諸侯菹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惡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竝爲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爲君故得縱意也』綜觀今世所謂文明之國其屠戮異洲異色種人葢有甚於桀紂桀紂唯一人而今則合吏

民以爲之桀紂無美名而今則借學術以文之獨一桀紂猶不如去之爲愈況合羣策羣力以爲桀紂矣夫鬬毆殺人者其心戇計謀殺人者其惡深獨力殺人者其害微聚衆殺人者其禍劇今政府固盡知此法律所治輕重有殊焉而政府自體乃適爲計謀聚衆以殺人者則爲得不捨此之重而就彼之輕耶古之言性惡者莫如荀卿其見非不卓絕猶云當以禮法治之荀卿之時所見不出禹域七雄相爭民如草芥然尙不如近世帝國主義之甚隨俗雅化以建設政府爲當然而自語相違實甚何者旣知人性之惡彼政府者亦猶人耳其性寧獨不惡耶檢以禮法而禮法者又惡人所制也就云禮法非惡然不可刻木爲吏則把持禮法者猶是惡人以惡人治惡人譬則使虎理熊令梟將獍熊與獍之惡未改而適爲虎與梟傅其爪牙然則正以性惡之故不得不廢政府莊生云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縱令有新政府者出能盡反近世文明政府所爲而其幅員不能徧於大地且機關旣設衆慝日滋終足以爲大盜之藉故余以設新政府者爲無政府之階而永世守之則不可無政府者雖有平人相殺其酷猶愈於有政府終當使其趣於寂滅而

以爲圓滿則不可

所謂無人類無衆生無世界者說雖繁多而無人類爲最要以觀無我爲本因以斷交接爲方便此消滅人類之方也然世人多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陰陽匹偶根性所同不應背天德而違人道嗟乎人在天地若物之寄於康瓠耳器非同類則無德之可感體無知識則何物之能生且原始要終有生者未有不死旣云天地之大德曰生何獨不云天地之大德曰死乎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乃老子已知之矣夫名色五陰是爲苦聚人生三苦一依內苦二依外苦三依天苦此則金七十論師猶明其義而近世學者亦云苦爲積極樂爲消極其說近成實論問受品云『又種種樂少苦能勝如人具足受五欲時蚊蚋所侵則生苦覺又如存百子樂不如喪一子苦』夫蓋世間之上妙樂具無益於我秋豪而祇足以塡苦壑則人生之爲苦聚可知故世親百論釋云『福有二相能與樂能與苦如雜毒飯食時美欲消時苦福亦如是復次有福報是樂因多受則苦因譬如近火止寒則樂轉近燒身則苦是故福二相二相故無常是以應捨』然則若苦若樂終之爲苦一也本未生時非有苦樂可受

而生者忽以苦府錮之使人果天地所生則對之方爲大怨而何大德之有焉或稱海格爾說『有』『無』『成』義以爲宇宙之目的在成故惟合其目的者爲是夫使宇宙而無所知則本無目的也使宇宙而有所知以是輕利安隱之身而倐焉生成萬物以自蠧譬諸甘食不休終生蟯蚘之害其卒必且自悔或思得芫華巴豆以下之矣然則宇宙目的或正在自悔其成何成之可樂調御大夫**當爲宇宙之懺悔者不當爲宇宙所漂流者**且人之在斯世也若局形氣以爲言清淨染汙從吾志耳安用效忠孝於宇宙目的爲若外形氣以爲言宇宙尙無何有目的世之論者執著有生而其終果於行殺曷若生殺兩盡之爲愈也至其所謂人道者不知以宇宙目的爲準耶抑以人類天性爲準耶若以宇宙目的爲準者已如前駁若以人類天性爲準者人之天性不能無淫猶其天性不能無殺以淫爲人道不可斷者何不以殺爲人道而不可斷乎何以知其然也人之情性可見者莫如詩其次莫如小說神話中國之詩風以道淫雅頌以道殺而言淫者以窈窕好逑文之言殺者以神武耆定文之屈原相如之作哀則言思美人見佚女壯則言誅風伯刑雨

師雖一往寓言若非淫殺則不足以爲美者乃如常行小說非以戀愛表淫即以偵探表殺此爲中外所同至於神話希臘印度皆立男女二神而急風驟雨則羣指爲天神戰鬬之事以及刑天干位修羅爭帝天魔誘人波旬嬈佛凡諸殺事神話中往往有之而溼婆蕫紐之敎則公言淫天方之敎則公言殺故知淫云敎云皆人之根性也若人性果不好殺者何以勇果剛毅等名至今不爲惡詞而以之爲美德觀其所美則人性大可見矣善乎太史公曰『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小亞細亞學者海邏克黎提之言曰『爭者羣生之父萬物之王一日息其爭戰則宇宙將自滅亡』其言雖悖而適合於事情萬物無我見則不生無我見則不殺生與我見俱來而殺亦隨之非直此也芸芸萬類本一心耳因迷見異以其我見自封而無形之外延因以張其抵力則始凝成個體以生是故殺機在前生理在後若究竟無殺心者即無能生之道此義云何證以有形之物皆自衛而禦他同一方分不占兩物微塵野馬互不相容雖以無形之分別心一剎那間亦不容俱起兩念斯皆排擯異類互相賊殺之徵一

切法我人我法爾以殺爲生無殺則三界自然絕紐以是推觀則**人爲萬物之元惡**斷可知矣今據天性以爲準而云淫爲人道則殺亦獨非人道耶夫婦公有既縱淫矣法律廢弛既聽殺矣所以爲此者豈以縱淫聽殺爲當然謂如是而後合群相殺者可以衰止較諸有政府時爲猶愈爾夫所惡者殺也而殺根終不可斷欲斷殺者不得先斷我見而我見斷則生亦斷安可以男女匹偶爲當行哉問曰若生當斷曷若殺之之爲愈且既以人爲元惡則殺之也何害答曰斷生者謂斷後有之生非斷現有之生若現有之生可斷斯即殺矣而不斷殺者即亦不能斷生何以故能殺所殺我見皆未盡故且人爲萬物之元惡是則然矣子元惡也我元惡也均之元惡而二者何以相治若欲聽命於摩醯首羅大梵帝釋耶和瓦等彼實虛無不可信其爲有縱令有之既有生矣則是與爾我同爲元惡也同爲元惡即亦弗能相治言無人類者不欲以是人殺他人猶之言無政府者不欲以是政府滅他政府非直不欲且痛惡之所以者何爲惡殺故爲平等故是故斷生之道任人自爲而不得以行殺爲斷生矣問曰人之有淫有政府時且不能以法律斷之況無政府而可

以是强遮人之情欲耶。答曰。斷淫者固任人爲之非他人所能强制惟然故展轉相熏其收效至爲闊遠若可以强制者不過六七十年而大地可無噍類安得此徑易事也人之不可强制者非獨淫爾雖殺亦不可强遮也眞遮殺者不僅於動物遮之雖至草木菭蘚之微所謂『種子村』『有情村』者猶不得有意毀壞村者。是依止義。種子村。即果核等。爲種子所依止。有情村。即叢草等。爲蚊蚋所依止。微菌溼生則有青衣白醭之屬欲去之者惟得起潔淨心不得起損害心斯豈盡人能然者惟以同志自爲契約而展轉及於他人斯有度盡之曰已。問曰。若淫殺皆爲天性者。何以人皆惡殺若淫殺皆可厭惡者何故於淫則習而忘之。顧反以爲人倫之始。答曰人若不惡淫者納采問名既公布婚姻之禮何以夫婦隱曲當在屏蔽之中不如犬豕之遵大路而又先知蔽前繼知蔽後露生支而行者則人人舉以爲羞下至麋鹿狸牲牝牡相逐則牝者猶遁逃不暇豈非交會之情雖禽豸亦知隱避乎。近人說尤謬者以爲『交會無關廉恥。若生支出於面頰則與銜吻等耳。』不知根器所依。心念即緣之而起。不得假設遷移之想。若如彼說。胡不曰『使穀道與口同處。則便穢亦不知其臭乎。』或又謂『衛藏風俗。常便老嫗教男女行淫之法未嘗屏蔽。故知屏蔽者乃習貫使然。非本性也。』然斯巴達人之俗。以善竊盜爲美談。若如彼說。胡不曰『自諱言竊盜者。亦習貫使然。非人之本性乎。』人有偶爲誑語雖於利害無關者乍被發覺無不忸然見色彼淫者

亦其比爾而人之於殺顧有悍然矜伐其能者上者銘之鐘石著之史書雖窮而在下者亦因是得稱爲『好漢』法律祇足以制其行事然人心尊崇之念雖嚴刑莫能遮誰謂惡殺不惡淫耶故就好美好勝之心以言則淫殺皆人所好矣格以好善之心而淫殺又皆爲人所惡矣要之性中種子本以眞如無明更互相重由無明重眞如而天性有好淫好殺之心由眞如熏無明而天性亦有惡淫惡殺之心兩者具存在人所自擇耳問曰生物進化未有盡期今之人雖多賊殺千百世後或爲道德純備之人何必以滅絕人類爲志也答曰望進化者其迷與求神仙無異今自微生以至人類進化惟在智識而道德乃日見其反張進化愈甚好勝之心愈甚而殺亦愈甚縱令進化至千百世後知識慧了或倍蓰於今人而殺心方日見其熾所以者何我見愈盛故吾友北輝次郎嘗期化學日精則人人可以鑛物和爲飲食而動植皆可悉其自生乃至便利道斷交會路絕則人與天神無二夫鑛物供餐之說容有其期而殺心終不以飲食有餘而止此前所已言者若夫斷便利絕交會則與辟穀還丹相似大藥既成入腹不腐神仙之說固然而我見不亡淫根必無自斷之道老

子云吾所以有大患以有身故法與之貌識與之形五作根既開洞穴而發枝莖則非掉動以遂所欲不已故曰有欲以觀其竅竅之不亡而求其自然無欲烏可得哉縱令證得四空形質已銷我見猶未伏滅因緣外界其種得以更生故余以爲我見在者有潤生則淫必不可除有好勝則殺必不可滅夫耽於進化者猶見沐浴爲清涼而欲沈於溟海所願與卓犖獨行之士勤學無生期於人類衆生世界一切銷鎔而止毋沾沾焉以進化爲可欣矣嗚呼人生之智無涯而事爲空間時間所限今日欲飛躍以至五無未可得也還以隨順有邊爲初階所謂跛驢之行夫欲不爲跛驢而不得者此人類所以愈可哀也

香附子苦蔘　菴摩羅除熱
石女無有兒　竹筍重有苦
兔印記月光　陽春時作樂

定復仇之是非

太炎

種族革命之志為復仇。然今人多以復仇為上古野蠻之事。故余以義定復仇之是非云。平不平以使平者斯謂復仇著者乃有親屬反兵之事報之得直固無可非也然私人之相殺者或以感憤激昂而過其直於是有法律以範之法律者則以公羣代私人復仇爾既其相代則私人之復仇者自可禁遏然至於法律所窮則復仇即無得而非議兩國交兵本復仇之事即有過當而他國莫能問者以國家之上更無法律以宰制之也（國際法者。本支離牽補之制。至於兩國交兵。即非法所能禁。）今以一種族代他種族而有國家兩種族間豈有法律處其際者既無法律則非復仇不已若以種族革命為復仇之非行國與國之相戰爭者何以不為復仇之非行於此則退之於彼則進之抑揚之論非有比例可知也或曰法律者所以懲後非代為被害者報償夫使法律祇為懲後民窮為盜未見行法而能少衰何故治盜之律不為廢止且刑之當其罪猶賞之報其勞今日刑祇以懲後人則賞亦祇以勸後人為懲制刑非以償害則亦可云為勸制

賞非以報勞也充其類例則是勞者本無可賞害者本無可刑而懲勸亦甚無謂矣即實言之用刑之本心趣以償害而懲後者乃其所孳生之利息蕩及之餘波耳猶之求飲食者本爲療飢乃適足以充肌肉求匹偶者本以遂欲乃適足以長子孫療飢遂欲爲其本心充肌肉與長子孫爲其餘利若曰求飲食者本爲充肌肉求匹偶者本爲長子孫則人情必不爾也飲食有時不充肌肉匹偶有時不長子孫然其事終不因之廢止何者所急在現在非預爲未來彼用刑者亦猶是已雖然法律本寬平亦常有濫及不辜之懼故證據不足則勿能以論罪而巧於爲害者常得脫逃定法者知其然則不敢以讞法爲至周無漏吾土自周漢以來常寬復仇之律惟過當者必誅雖儒家亦以復仇爲是無他明知聽訟折獄之制不能至周故作法者亦常歉然自愧而有所假借寬貸於人歐美之法則不然雖復仇者亦與尋常殺傷等罪審自知其讞法之不周而悍然以爲完具是則以復仇爲野蠻者乃國家所以自爲文過耳平議是非者安取是爲又塗飾之則謂復仇雖是而國家之秩序不可侵是以有禁若然則國家之秩序爲重而個人之損害爲輕斯國家者即以衆暴寡之國

家矣論者不悟習蔽於長國家者之言因循成俗以為義法本然而以復仇為野蠻之行此最可嗤鄙者也且夫衡論私人强以法律之言彈正已不足以服其心矣至一種族所建之國家為他種族攘奪而有之則本無法律處乎其上於此而猶以復仇為戾是明伸能害者以抑受害者也已則為卑諂黷亂之尤而方以野蠻議人苟有人心安必與牛羣相辯矣若果充其類例以兩種相對之復仇為非則必不以兩國相對之復仇為是今於兩國治戎積尸蹀血者顧不敢議其後雖議之亦祇以為一是一非而於種族革命乃窮極詬詈之是非以漢族之事業尙未成而他國家之事業則已成故議論亦因之去就乎此適足自白其佞諛强者亦何足與校焉嗚呼萬方同醉不可以是非爭也今世論者於同一行事小且弱者則非之强且大者則是之非獨復仇然也凡以人民為財產而賣鬻之者法律所誅雖輿論亦云至野蠻也然法人以加奈陀鬻於英西班牙人以美洲屬地鬻於德以非律賓鬻於美盡其域內之田宅人民一切以市儈之道貿易於人購取者亦受之無怍視賣鬻一二人者其野蠻非百倍乎而舉世漠然不以為詬其他亦推是可知已抑黨附國家者勿

論也今有以恢復人權爲主而革命者亦或謂種族革命爲復仇比于野蠻之習夫强有力者嘗蹂躪人權今欲恢復則必取於强有力者之手而得之而凡有所加害於我者則彈丸當射其胸此獨非復仇乎爲社會復仇與爲種族復仇其巨細雖殊其爲復仇奚以異必以復仇爲非則凡託於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者惟當敬聽杜爾斯兌之言待强者自然消滅一有暴動即無解於復仇之名而亦自陷於野蠻之域矣且種族復仇者本非外於政權而言則所對者即異種之强有力矣何以彼之必是而此之必非也夫反對復仇者法律而外莫如宗教循乎佛說殺人者得波羅夷罪爲六親復仇而殺人者得偸蘭遮罪雖輕重有殊其以爲罪則一且六度有忍辱之門而頭目腦髓亦任人取擣矣循乎老子之說則言報怨以德矣循乎宋子之說則言見侮不辱使人不鬭矣循乎耶蘇之說則言視仇如友矣是數公者徹特以私人小聚之復仇爲非亦不以公衆大羣之復仇爲是有奴隸我蹴踐我殺傷我者我國不當報之雖見斯非行之加於他人者亦不當代爲報之非直不報乃或捨吾所固有者以增益彼而愧其心循是則爲上德大慈而强暴者亦非不可感化昔者

張武受賄漢文不加按治而賜之金武卒改行彼特恭儉小仁之世主耳猶足以化貪墨而況命世哲人之所爲乎然今之言恢復人權者則於此固弗能忍其遇富强豪暴之徒猶以相殺毀傷爲事夫相殺毀傷之效速於口舌相規躬行相勵而不得不謂之復仇則宗教之所言者亦豈其所能藉口耶或曰恢復人權者本爲蒼生謀其利益而復仇特其方便徑塗至言種族革命者則純以復仇爲志觀念旣殊是以文野有異此又顚倒繆戾之論也人苟純以復仇爲心其潔白終遠勝於謀利今有負氣忿事願吾黨與彼黨俱仆此至潔白者也願吾黨勝而彼黨敗者此潔與汙參半者也於一勝一敗之餘復求吾黨之得而彼黨之喪者此最爲汚垢者也人之常情不以決鬬殺人爲可甚至殺人而復刦取其財則莫不裂眦道之牛以角觸馬以足踶象以鼻捲有時亦能殺人也而多由不勝忿戾之心以至行殺未嘗因以爲利故人之稱馬牛象者以爲仁厚之蟲至於虎豹殺人而啖其肉則謂之殘獸云爾矣因是以觀昔者蒙古回部之滅國也惟懷好殺制勝之心而謀利非其所急今者歐洲白種之滅國也則先之以謀利之心而後行其殺人之事是故蒙古回部猶有高

於歐洲者今之種族革命若人人期於顚覆清廷而止其後利害存亡悉所不論吾則頂禮膜拜於斯人矣而綴學知書之士幾識一名以上皆汲汲於遠謀未有不以共和政體國家社會耿介於其心者余雖踸踔亦不能不隨俗爲言且以爲民族主義非專爲漢族而已越南印度緬甸馬來之屬亦當推己及之滅淸以往非有建設之方則此志亦不可達於是則屈心以就物而潔白之心亦已化爲汙垢與言恢復人權者同其淪落而已矣然而是非高下之心則固有與常人絕異者夫一言利益無論利他自利而其志必在保惠後生後生未生也心知形體一切冥如而豪暴富强者雖吾仇敵固吾所素識知於未生無形者則求福之於現在相識者則先殺之此得爲利他乎夫曰犧牲少數以利多數言雖非當而猶可以自成其義也今日犧牲有者以利無者此其語亦太謬矣若曰後生必有則慧星拂地之期安知不在俄頃寧能虛計百年以待裸蟲之滋長者縱無斯懼然人類之相愛利本乎感情感情所由生在乎形色天性而已損現在有相之人以利未來無相之人人情果若是乎故知一言利益非特染其純白之心而於義亦不成立矣抑人類者其鉅雀無明之

遺卵歟無明故背慧解而生橫計橫計雖妄舉世固不以爲非殺人祠天者云恢復人權者云建設共和政體主持國家社會者云若夫文明野蠻之名當何所顧慮耶今之言文明者非以道義爲準而以虛榮爲準持斯名以挾制人心然人亦靡然從之者蓋文明卽時尙之異名崇拜文明卽趣時之別語吾土孔子爲聖之時後生染其風烈雖奮力抵拒者祇排其階級禮敎之談而趣時之疾固已淪於骨髓非直弗擊又相率崇效之然則趨步文明與高髻細腰之見相去有幾誠欲辯別是非者當取文明野蠻之名詞而廢絕之（按文明本此邦舊語。多以法度文物爲言。已虛僞不貞矣。今所謂文明者。較此彌下。至於野蠻二字本出鄙言。尤不足論。）寧沾沾焉隨俗爲向背乎或曰如公所言民族者非封於漢族而已雖婆羅門白衣諸種今旣失職亦當還其民族之舊常是則言反對强種可也何取以排滿爲幟耶答曰人之思想無方而行事則惟取其切近如余所念雖無政府主義猶非最爲高尙也高尙者在幷人類衆生而盡絕之則思想之輪廓在是矣然舉其切近可行者猶不得不退就民族主義民族主義非偏爲漢人說法顧專爲漢人說法耳夫排滿洲卽排强種矣排淸主卽排王權矣譬如言捕師子則不必別以捕猛獸爲名何以故聞

師子之名而猛獸在是故然必舉具體之滿洲淸主而不舉抽象之强種王權者强種與王權其名無限滿洲與淸主其名有限今之强種孰如白人今之王權孰如獨逸帝（按規定君位當永屬一家。又謂人君無責任者。惟立憲國而已。中國舊云專制。然撫我則后虐我則仇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等語。正與永屬一家全無責任之義相反。如秦始皇之遠推萬世。至今笑其頑愚是故專制之王權。滅于君主立憲遠矣）苟取無限之名以爲旌幟則中國之事猶在後而所欲先攻者乃在他矣今祇爲一區說法斯無取籠罩一切之名惟此現量在前者是循是以推强種之白人非不當爲黑人赤人驅之也王權之獨逸帝非不當爲世界生民廢之也然規定行事者至急莫如切膚至審莫如量力今日漢人其智力豈足方行域外則斯事固爲後圖矣夫『智圓行方』之語爲世人所周知理想雖無涯岸而人類本爲時間空間所限勢不得以自在游行余向者所稱說固非以民族主義自畫而已人我法我猶謂當一切除之雖獨唱寡和然猶不憚煩辭冀導人心於光大高明之路乃至切指事情則仍以排滿爲先務然則理可頓悟事不頓除其塗徑曷能强一耶

或曰中國者漢族所墾闢也東胡之族自寧古塔來盜漢族所固有則漢族欲排之。寧思漢族未至以前此中國者非苗族所墾闢耶諸夏之族自帕米爾高原來盜苗

族所固有而苗族曷嘗不思排之漢人排滿爲正義彼苗人之排漢者亦獨非正義歟答曰滿洲自寧古塔來歷史之明文然也漢族自帕米爾高原來特以冢書神話之微文展轉考索比度而得之而歷史未嘗有其明據苗人之族當時果普徧中國以否蚩尤之徒當時果即苗人以否皆無左契證書獨據上世流傳之書支離牴觸者摘其類似之點以爲言烏有若滿漢之章章者乎若苗人自有史書記其成事確然無疑因是以興復仇之旅余豈敢逆其顏行有伏就斧質而已矣雖然漢人所仇則滿族爾縱令苗人排漢漢人亦不得不先排滿若苗人之排漢者證據武力事事與漢之排滿相當漢人則安得反報也若其文非左契而惟以比類得之則有非吾所印忍者且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其族則在荆漢以南今北方之詞氣大同而南土猶多磔格則知本與苗民糅襍而生所謂漢族固非與苗民截然區劃又誰得割分者而純粹苗人則自有土司故地其獨立之性自在改土歸流實滿洲之創制漢人固曷嘗翦滅苗民而侵其國土哉若推極以言之則牛羊雞鶩之被啖於人者衆矣假令牛羊雞鶩能起而誅吾族是亦復仇之正義誰得以爲非者其異於滿

漢之爭則以所復者祇爲生命不爲政權耳夫吾言民族主義始自漢種至於羣倫又遠推之及於禽雀牲畜無不以自護其族爲當然名則狹隘其心乃廣大矣而反對民族主義者則鮮不以人食動物爲天職惟以正義利人羣獨不爲動物平其寃抑又何其狹隘也由是以觀則彼之反對復仇者非所以自護其隱慝歟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鴈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噆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右列子說符篇語

土地國有與財政（續第十五號）

縣解

第五　駁土地收入不足供國用之說

以上所論皆只就現在所可有之租言耳。而吾輩所以言土地國有後財政鞏固者。非謂政府得此八十萬萬而遂可用之也。吾輩主張土地國有之原始理由。在地租之自然增加。而所欲取以爲新政府之收入者。亦在此浴社會的自然恩惠而增加之額。故曰此增加一倍之八十萬萬爲新政府所有。不言其本來之地租與增加之地租皆爲政府之收入也。而彼報不察。則爲言曰。（十七頁以下）

彼報之土地國有論既主定價買收之說則買收時不可不給以代價明矣吾試與彼核算其共和民國政府所應支給之土地代價共需幾何據彼所核算則全國地代總額八十萬萬夫地代非地價也（中畧）然則地代總額八十萬萬之土地其所有地價總額應爲一千三百萬萬元有奇（中畧）共和政府無點金術不知何以給之即曰如日本收鐵道爲國有之例不必支給現金而付以

第拾六號

公債證票（中畧）以新造政府第一著手即負擔十倍於法國總額一千三百萬萬餘元之國債天下有如是之財政計畫耶（中畧）且凡募集國債者當其募集之始不可不豫計及所以償還之途及其每年給付利息之財源現今普通之國債最廉者亦須給利五分則每百元者歲給利五元而地價值百元其地代不過歲六元國家擁此百元之所有權而所收入六元之利益以六分之五付諸債權者而僅自有其六分之一然則果使有八十萬萬之歲入者則每歲不可不以六十五萬萬餘爲國債利息即吾所計算謂地代總額爲六萬萬者則每歲不可不以五萬萬爲國債利息天下又有如是之財政耶

此其立論包含二個之誤謬第一誤解吾人之說以爲吾黨將現在八十萬萬之地租以爲收入第二武斷吾輩之國有方法爲以公債買收又以消費的國債擬此買收國債而不以起業國債擬此買收國債也以下先就此第二之誤謬而駁之以次及於第一之誤謬。

吾人前言土地國有未嘗論及以如何之方法使爲國有也。他種財產之爲國有固

常以買收之方法而如土地之價值總額過大者決不能以單純一時收買之方法爲滿足此於實際稍加考慮者所能知也既已明知土地之將來增價可至數倍而此數倍之增價由社會之進化以生不由勞力資本則取其將來之增價補償現在所有土地者之損失而此地價增加之益遂歸於國家則可以勝於一時收買之無謀於是有相輔而生之兩方法先給國債券而後償還一也劃定價值後有增價悉以歸官然後隨時依價收買二也此兩法可并行不相悖而第二法尤便利何則現在土地鮮屬大地主數十年間必有交易若劃定地價則交易必更頻繁而土地之買賣必涉於官無從欺匿故劃定地價之後有交易止以原價歸賣主而其增價屬國家矣如此國家可不費一錢而收增價之益以此收益供買收之用優有餘矣

所以先定地價則土地之買賣必頻繁者凡地主之吝賣其土地者一懼損失二希厚利也既劃定地價矣地主不患不得售其本價又無從希額外之利得故苟有欲買者雖以國家之力强制之可也藉令其不欲賣而自納其增價之額亦可也要之有地價可增加之事實則必有欲求買者而無論其買賣之成立否國家皆受其

增價之益而地主初不抗拒其不抗拒非爲勢抑而然亦自計其利而已故一方用國債買收之策一方用此策則買收之財源決不患其乏也

然梁氏只知可以公債買收而不知此法則其爲駁議之無所當固宜耳且即如彼所論有此千三百餘萬萬之國債其結果於財政亦無絲忽之危險何則凡論公債之結果其最要之點在其公債有生產的性質與否其起債而爲生產的者爲起業公債非然者則消費的公債也而現在各國之國債多爲消費而募集其尤重者以事戰爭供賠償夫以公債供戰爭賠償之用則是其費終不可復而於將來之收入無毫末之益即如論者所擧法國之例彼百餘萬之公債其大半皆以充戰費者也即普法一役彼之公債已由四萬萬八千鎊升至八萬萬八千鎊而一時浮動之公債尙在外此皆仰償於租稅者也夫故其財政受其影響而近年之支出公債費至居經費十分之三有奇爲鉅額矣然假使法之借欵不以用於戰爭而用以起業則其業務所益優足以給其公債之費用則法之財政固甚安全無恙也惟其公債之收入已以供軍用更無從回復則其利息及償還之源泉勢不能外於租稅而人民以

有此公債故每人負擔之國債費二十一馬克二有奇一一皆自其所得中割出之此其病民所以見詬也然而以公債買收土地絕殊於是其償還之源始措勿論第言其利息則就其土地所收之益出之固已足矣然則於財政有何不辜固而勞論者爲之憂也

梁氏固非不知此也故於後段明爲利息之計算然計算利息而不知其利息即從土地出者於財政無所礙是則吞剝現代學說而不知運用之過也而彼更由此論法以論償還謂政府於此廿年以內決不得償還國債因謂政府信用當墜地（二十頁）不知國債之償還期限以國庫信用高低而遲速不以其償還遲速而信用有高低也夫還償之遲者莫如無期固定公債今如英國之整理公債利息年不及三分而無還償之期只有隨意償還之條件其不欲償還則不償還耳然則論者之視此何如當亦以爲英國政府之信用墜地而國可亡乎夫英之公債非有厚利而又無期償還然而人爭保有之價不減跌者英之國庫之信用足以維持之也償還之期只視募集當時之信用公債之價値全不關於其償還之期夫英之國庫固未嘗儲償還

公債之金而人亦不望其償還也則其年給之息無虧斯已足矣况此國有財產實具與國債相當之買價而有收益遞增之趨勢其利息亦决無愆期而謂此類公債不償之於二十年內則政府信用墜地而國可亡吾眞不知其義之何存也抑無期兩定公債非其信用之厚已表示於公衆不能募集而國家之募集公債實以無期固定公債爲最宜此學者之通說也然以此公債買收土地即以土地之價格厚國家之信用則何人亦不疑其爲財政上之良策以此信用而給付無期固定公債券以爲代價實無毫末損於賣主亦萬不致如論者所云也假曰雖有此廣大之土地其信用猶不足以得發行無期固定公債而價格不少低落之結果則必其有他故存而非此政策自身之病若可爲此假定則何不可假定者顧論理不容之耳抑且如彼所言二十年以内地租不得加倍然則吾輩地租增加之說彼猶承認之特曰二十年後乃能加至倍耳然則反問之曰此加倍者爲於二十年以後突由八十萬萬而倍至百六十萬萬耶抑由買收之初年逐漸增加至二十年後而後可以增加至百六十萬萬耶其逐漸增加也則雖未至加倍而所加猶優足以供償還之用也

蓋凡鉅額之公債例必分年償還而如此鉅額之公債其償還之年例必較多徵之法國自千八百七十八年以來著手於公債之整理其計畫當至千九百五十二年而完了其長實逾七十年今如彼所計算以十倍法國之額之公債其償還之期間自必當較七十年長明也期間既長其每年償還之額自少然則於此廿年中取其漸增之一部分以供償還甚非難事也假定此償還之期間爲百年則年所償還者不過百分之一耳比之利息百分之五者其額大不相侔矣故能支利息有餘而憂償還無着者必無之事也又公債例於借債之後定一相當之期間於此期間中絕無償還之事日本謂之据置期間据置者存而不動之義所以使政府得發行公債之効用而應募者亦得以達其應募之目的也假朝募集公債而夕償還則無寧不募集之爲愈也然此期限常爲十年或廿年蓋通常所以募集公債者因於租稅之不可增加而租稅不可增加之狀況非三數年間所可變更也故政府募集非据置十年或廿年之公債則雖足以濟一時之急用而無從獲其償還之途終於無効若其猶可以得償還之途則必其稅源之甚豐足以供其非常大之增稅故其募集公債

以後直得以增稅供其利息又可以供息之餘爲償還也是則其稅源之豐有異於尋常者然考之公債史上鉅額之公債而能以此法償還者未見其例其有償還較速者必其借債償債而非根本的償還者也依是而論則此買收之公債縱不如前所論而爲有期固定公債而其据置期限必不可少於十五年甚明然則雖有償還之期政府決不至苦於其償還而致破產也何則如前所述此廿年中地租既已逐漸而增加矣則此增加之額必足以供此償還之百分一也償還之額不過利息之五分一而每歲利息恒得以歲入支之而有餘則此歲入增加六分之一已足供償還之用而此歲入至二十年後而可倍者在十五年後決不止增加六分之一然則於二十年以內以增加之賚供償還之用又必非不可能之事也況每有償還利息即因之而減自開始償還以往不及廿年而其利息減額所贏即足以供償還而不俟別爲之計耶故即如論者所言。以公債買收全部財政未嘗受其危險。而其公債爲無期固定公債者。其償還只視政府之便宜。絕無所害。即爲有期固定公債。猶應有据置期間。而償還期間又必甚長。雖地租二十年後乃得倍者。亦無患還償之無著。

而二十年間不得償還者破產而國可亡之云云。眞夢中占夢之囈語無所當於事實也。推其致誤之由不外不知生產的公債與不生產的公債之區別以消費的公債擬此買收公債而不以起業公債擬此買收公債也

然梁氏根本之病源不在此而在誤解吾人恃現在地租爲收入之一點故彼所見爲繚繞而不可通者吾輩直可以一言解決之也彼以爲政府緣買收土地之故而破產不問其地代之多寡者以爲吾輩以現在地租爲收入之正宗而以將來增價所生收入爲饒餘也。其下駁增加租額之說。又曰無論如何當其初行此制度之第一年政府必不名一錢以第一年地主所收租額必即爲國家法定原額故。正表現其此種思想者也抑亦不知政策之着手與完成有殊之過也今如日本言鐵道國有將以議院議決天皇裁可之日爲鐵道國有政策之完成乎抑以各鐵道買收整理完了爲其完成乎。必將曰買收完了。然而始之議決裁可者。只爲決定其政策之行爲不得指以爲政策之已畢實行也。知此然後可與言土地國有之次第。彼所斥斥持以爲論者。無過孫先生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一語而先生之言只就國有事業

完成後以言不言國有政策決定後即悉廢他租稅也而彼之立論乃若謂一行此政策即無有他收入者然是無他以吾人之政策爲恃現在地租爲收入因是買收定價之事吾人所以爲決定着手者彼以爲政策之完成也惟以爲吾人所望祇在現在之租額而一買收定價即爲完了故武斷吾人着手此政策之時即盡蠲此一切之租稅以事之而其結論則曰歲入八十萬萬則須付六十五萬萬之歲息歲入六萬萬則須付五萬萬之歲息以此徵財政之不鞏固雖然如其說者一買收而已畢者世又何難於土地國有之實行乎夫現在國有事業最大者莫如鐵道國有然以視土地國有其程功之鉅細相去遠矣然鐵道國有而得完成於一二年間者未之前聞也日本以新進之國全線不過五千哩而尙除地方鐵路不買收其計畫不可謂大然其買收之期限尙需十年法國之鐵道國有計畫則於前世紀之後半期已大畧定而其實行完了之期限當在本世紀之中半蓋實行之所需時日手段有萬非空想家所能擬議者然初不儗其政策之爲良政策也吾輩前言土地之價十年可倍只就其可增收之度言不必與土地國有政策實行完了之期限相符合將

來實行之際。或能最敏活之手段。得最長足之進步以最短之年月。完成此最大之計畫。非今玆所能逆料而所可知者則此實行完了。決非三數年之事耳。然於此政策實行未完了之中。一切政費自必仰之舊有之租稅。暨餘一切收入。決不如彼所云一着手此政策即不有其餘之收入也。此可即至淺之譬以明之則如梁氏括其所得美洲南洋華人之血汗以營廣廈於神戶其始營以逮其落成自不能無需時日。而當其建築之際。橫濱山下町之館箱根之旅宿。未可遽廢也。苟梁氏以有金可得廣廈之故。浸假而以廣廈視其鉅金不待新居之成而以新民叢報館爲鵲巢爲兔蹄。爲魚筌。則付之水火。加之斤斧將見其無所蔭庇奔走以求一宿而所挾鉅金未嘗呈絲忽之效也。然梁氏之知不以此術施之室而必度人之以此術施之國以吾人所計畫爲金而以現在可得之收入爲館此何說也且吾人之計畫與租稅絕不相謀者也吾人日實行土地國有之計畫而民之負擔不爲之加多也土地國有之所得者由自然的恩惠而生之利益也既完了國有之後而減免賦稅則人民負擔之輕減也而未完了之前一方爲國有之進行一方仍前取租稅非人民負擔之

加重也。然則絕無因土地國有政策之進行而不得有別種收入之理由也。

於此吾輩所謂土地國有政策之完了者亦不能不一說述之。吾人前言以土地歸國家所有之術有二方法。一爲公債買收。而此公債買收者不能以給付公債之時期爲完了易明也。蓋以吾人之目的在得其土地所增之租。故一旦買收之後非至其收入足以給公債利子之外別足以供給國家之用。不可謂之完了。蓋各國之國有事業。只以歸於國有爲目的。而此政策則歸於國有之外。別有與國家以充足之收入之目的故也。然吾人固不純恃此方法。

其第二之方法則定價而國家收其增額之法也。此方法之利用。視前法爲多。蓋調查其地價而劃定之。則地主只能有其現所有之地價。而此地價無論何時由官給之。則地主不得拒弗賣也。即地主欲賣。賣於官而得公債或現金。則不問時價如何。皆得同價。故地主無不利也。有欲買者納價於官。官取其所增而以定價與原主。其不足官爲補足之。則買者亦無不利也。如是其利則獨在官。何則近世之趨勢地租日昂。在歐美諸國。行之猶必有獲。然在中國則將來地租有升無降。則政府尤得收

其厚利此厚利之源非奪之民乃以社會之進步而有者也地租之升降與地價之升降固非同物然以普通而論地租增者價即比例增而定價之後此所增者歸於國庫如是即以之漸買收其土地及土地盡歸國有而後爲土地國有政策之完成而用此策者亦非三數年所可舉者也前所言法定而歸諸國有者謂此蓋其始時地雖尚屬私有之狀態而以法律定之令其人於其土地上仍有同前之權利特制限其讓渡之權自法律上言之所有權在國家人民特於其地上有他之物權耳而是時國家未嘗給相當之對價亦未嘗得行使所有權故人民所行使之他之物權與前之所有權之行使悉同第雖有與所有權同之權利而法律上所有權仍屬國家不屬私人也故曰法定而歸諸國有及後以買收而完全得有所有權亦基於此最初之法律規定可準之地上權消滅而所有權得完全行使然所有權固前之而存在也後之買收亦基於前此之法定者也而當其政策進行之間其增租之利益已歸國庫所有亦此法定之結果而吾輩前言因於文明進步所增租額歸國家即指此也特是由此法所得者由增租所增之地價而非即其租而前偶不

檢點只稱租額未免語病以致彼疑然租額之增實來價額之增土地之特殊性質如是尋其原因所在不能不謂之出於租而國家以法定爲大地主收此增租之益固毫不有矛盾之所也

此第二之方法用之而有効者不待遠徵之即前數年在漢口廣東商人致富之事可以爲之證。廣東商人者當蘆漢鐵路初通時。商於漢口。知沿蘆漢鐵路之地價必且騰也。則求其道旁地主與之約爲買賣。其約價恒視時價數倍而不定買賣之期。但定其最遲不過若干年。過此期者廢約。而在期中不得更賣與人。民見其利爭趣之。然商固不持一錢。不能一時悉買此地也。逮鐵路既通。欲地者驟多而地主守商約不可得。則求轉買於商。商因多取其價而如約以價與原主。商不出費。祇以一契約而厚收其利。更以所得利次第如約買取其地。又次第賣之。得利鉅萬云。此蓋由第二之法而變之者。商惟希一時之利。故買而復賣之。然鐵路旁地之漲價固不止是。藉商不以是爲足而自保守其土地之大部。以一小部之價償其原値。未爲不可也。如是則商所收益。可百十倍。又假爲此者非商而國家自進爲之。則亦可以得莫

大之收入也。今中國之鐵道縱橫次第敷設是皆盧漢之類也。森林鑛山之業次第發達是皆鐵道之類也。國中都市次第發達其宅地之價次第騰貴又當十倍於鐵道旁之地是有千百盧漢鐵路也亦即可有數十萬倍於漢口商人之利得也。雖以商人之策爲將來事業進行之縮圖可也。

是故吾人之國有土地非恃其現在地租爲收入者也。故其政策之完成非於買收之頃刻完了而於土地價格既增加如所豫期得以與國家以充足歲入時始完了者也。然則未完了以前國家不廢別種之收入無國庫不足之憂而苟以公債買收者土地自身足以償還其公債有餘不事憂惶也。故現在地租吾人既以前此之計算明八十萬萬之數不大遠於眞而此八十萬萬初不必入於豫算之收入只此可增加之一倍之八十萬萬可入之豫算收入之簿耳。然則梁氏之駁議之無當自明彼言八十萬萬之收入而出六十五萬萬爲國債息者其財政爲天下所無有而不知彼所言支給六十五萬萬國債息之間不可謂爲土地國有之完成。他種收入未嘗爲之廢也。此徵之普之鐵道國有其例最易明者也。普曾爲鐵道國有而發行三十

第拾六號

一萬萬二千五百萬馬克之公債。而千八百九十四年之統計。國有鐵道收入九萬萬四千七百四十萬馬克其支出五萬萬六千二百五十萬馬克得純益三萬萬八千四百九十萬馬克至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則其收入增至十二萬萬零九百七十萬馬克並餘官業及國有森林土地等收入合十五萬萬六千三百七十萬馬克。居收入總額之百分之七十二而其純益實足以給每年支給公債利息並償還之費然則數十年後更無公債費之支出實得此鉅大之收入其於財政上之福利爲何如也假普於此外更有種種之經營而國家私經濟的收入遂足以供國費之全部非甚難之事也當是時民無租稅之負擔而國家得充足之歲入自梁氏視此其以爲良結果否乎儻訴諸其平旦之良心以言之決不能曰否也然以梁氏之論法則於普之政策未達成功之際亦且以爲第一著手即負擔鉅額之公債且以六分之五付債權者而僅自有六分之一而詬爲天下無有之財政矣然普固未嘗於鐵道國有政策未完滿成功之今日行盡免租稅之愚策則其財政亦正爲天下所易有將來之中國何獨不然

抑梁氏推算吾國將來之歲出謂當比例面積人口增加至數倍於英。而吾輩所豫期之收入決不能給之也。於是聞吾人之說必曰舊有之收入不足以供新政府之用也。則吾輩所主張仍不能實行也。然求其推算之根據則曰。（五頁至六頁）

據日本小林丑次郎(三郎之誤耶)之總分國家經費爲憲法費國防費司法費內務費外務費文教費經濟行政費官工行政費財務費之九種內中惟憲法費外務費不以國土之大小爲比例無論何國其額大率不甚相遠其官工行政費則以國家自營事業之多寡爲率非可一概論(中畧)然則此亦可與憲法費外務費同置勿論其國防費雖非可以同量之比例進算然大國之當增於小國亦至淺之理也自餘司法費內務費文教費經濟行政費財務費則無一不比例於國土之大小人民之衆寡而累進然則我國面積雖遠過於英本國而我國爲自維持自發達起見其所需正當之歲入亦當遠過於英國

又曰（二十三頁至二十四頁）

計英國現今歲入十一萬萬餘法國十四萬萬餘德國十二萬萬餘俄國二十四萬萬餘歲出略相當而國債費尙在外我國以幅員之廣人民之衆所需行政費之多則其歲出入必須過於英法德而勿劣於俄質言之則每歲必能提出二十萬萬之豫算案然後可以供國家自維持自發達之用

於此姑勿問其論理之確否如何。即其所舉數字而論、已錯謬百出。即如彼前引麥洛克氏說言英國經費六千八百萬鎊。而此言英國歲入十一萬萬。斯已謬矣。而彼必自解曰。麥氏之立說與今異時。故不得合。然則既知其不合於近今之數矣。又何爲篤信而死守之乎。第此猶非要點。其要者彼謂經費皆當比例於國土面積人數而增加。且其增加之比例極確。（彼六頁注謂如乙國面積人數十倍於甲國則此等國費自然六十倍於甲國尤可駭怪然六或訛字姑恕之）即彼三四頁所論也。今試如其說以檢之。中國面積十倍於英本部有奇。彼所承認者也。中國人口亦十倍於英本部有奇。（英本部人口只四千萬內外）然則依梁氏說。中國之經費除憲法費外務費官工行政費外。皆當十倍於英。就中國防費雖不十倍。亦四五倍也。

而查英之憲法費。不過一百五十餘萬鎊。外務行政費一百二十餘萬鎊。英國本少官工業官工行政費不及百萬鎊。然則此三項合計不及四百萬鎊。而國防費凡四千餘萬鎊。故以麥洛克氏之說計之。則六千八百萬鎊之經費。除去此四千四百萬鎊。其餘二千四百萬鎊。皆梁氏所謂當十倍於彼者。故其額當二萬二千四百萬鎊。而國防費當五倍者亦二萬萬鎊。然則其總數當四萬四千四百萬鎊也。而每鎊伸銀十圓弱。故其額在中國爲四十二萬萬圓有奇。與二十萬萬之說已大背謬矣。況依英國十一萬萬之說。則中國於司法費等五項。當支出七萬鎊加餘二萬萬鎊有奇。當有十一萬萬鎊。即一百一十餘萬萬圓之歲出。然則中國更何從覓此財源。是吾人之主張土地國有。未嘗令中國政府有破產之虞。而梁氏硬派此十倍之經費於中國政府者。乃眞令中國政府舍破產以外無他道也。又姑無以此虛懸之說與爲辯。即彼所舉英與俄之歲出入計之。俄之面積大於中國。而人口少於中國。以此兩相抵。中國之推算亦略可移以施諸俄。顧俄之統計。即如彼所說亦不過廿四萬萬餘耳。未嘗有一百萬萬以上之歲出入也。（以他書統計徵之則俄之經費除國

債不過十三四萬萬圓。無此鉅額。此事實之最顯著者也。梁氏誠欲自完其說則無寧更改俄國之歲出入爲百萬萬而悍然曰中國後此亦非得百萬萬不可猶得以遮飾一時也

以上皆就數字上以證彼說之不足據也。更自理論上以言則其立說誤謬之源亦易明瞭。蓋彼言面積人口增加則一切經費皆當應之增加固也。然其增加之比例非以線比例增加(算術所用比例即線比例)而以乘方比例增加其式當爲

$$S = a\sqrt[n]{bx+cy}$$。　s＝經費。　x＝面積。　y＝人口。

故面積人口增加之時。其經費即依微分理而增加。然其增加之數決不能大。以其式中變數之項有分指數存故也。淺言之則(一)經費比例於面積人口而增加(二)其增加之率從於面積人口之大與多而減少是也。(一)者經費爲同變數之結果。(二)者項中含有分指數之結果也。

梁氏固不解此而以小學一年級算術初步之智識談財政。宜有此結果矣。況檢其所舉五項國費其中固有不與面積人口俱增加者。即如財務費中含國債費國債

固與面積人口無關者也然考其所舉英國之例則英之國債費實居總財政費中百分之九十五故雖謂其財政費全不涉於面積人口可也俄法之財政費中國債費之位置亦略同英惟德國債費極少爲例外耳其他項目亦多有不與面積人口相關者一概論之其失遠矣又此之所言面積人口者專就本部而言也而各國之經費多不止爲其本部出之而國防之費尤甚今如英國其本部雖甚小而其屬地則甚大凡其軍費率爲全國投之不但爲本部爲支出也然英之軍費實居全經費百分之二十九法之屬地之多雖不如英而其海軍大半以保護屬地陸軍在屬地者亦不少而其軍費居全經費之什三然則彼所計算之本部面積人口已不可爲基礎矣以其經費不僅爲本部故也由前之說則當除出公債費由後之說則當除出軍費而如彼所舉例之英法此兩項經費實居全經費之過半然則彼說之無足採又甚明也

夫彼之說恒自相撞突者也故雖駁其一說其他說恒不爲搖則如此論梁氏既主張經費應土地之面積人口而增加之說又主張中國經費當過於英法德而勿劣

2583

於俄之說。其前說則既破矣。其後說則未嘗不含一面之眞理。不能悉舍置之也。然雖當爲相對之承認。而於土地國有之進步毫無所礙者也。蓋以中國方今改革之殷。雖有勞力物品價値低廉之便宜。其經費自當以次增加。而其增加之最高額則雖與俄國等亦爲理所可有也。然而所謂不劣於俄者自當有界限。彼言廿四萬萬者當爲前數年之豫算。而俄國自與日戰。每歲臨時費加增數萬萬。故若計一千九百零五六年之歲出入則中國決不能儌之也。故當徵之戰前之財政。據黑迦氏統計。(以上所示統計皆據之)俄國之經費總額不過十六萬二千一百餘萬圓。而其中有國債費三萬萬圓弱。臨時費一萬三千六百餘萬圓。皆非所當計也。然則所謂不劣於俄。其額止於十二萬萬圓而已。彼說稍有可取者在此。然而彼之爲說曰。中國必每歲能提二十萬萬以上之豫算案而後可以供國家自維持自發達之用。則是以俄之戰時財政擬之平時而誤也。且此十二萬萬圓者不過其最高額可抵。是曰不如是則不可者又大不然也。以中國有種種可得節省經費之便宜故也。於此更有當注意者。彼所言十一萬萬二十四萬萬等。皆就圓以言也。而前此就中

國財政土地收入等項所言四千萬四萬萬八十萬萬六萬萬一萬三千萬等。皆就兩以言者也。兩爲中國計算上所常用。省而不言宜也。然既於兩省不言矣。則於以圓計時。理不得省圓不言。然梁氏反之。於此諸國財政以圓計者只言若干萬萬。不言圓。是大謬也。不惟然。於此以圓計者之中。言中國收入一萬萬七千萬者。又以兩言不以圓言。復不著兩字。更持七十萬以較二十萬萬。謂不及三十分之一。可謂大瞀亂矣。夫梁氏豈不知圓與兩之區別。然故爲是比較者。以讀者爲下愚。而思以舞文之巧術濟其說之窮。甘蹈鉅謬而不顧也。其術可憐而其心可誅也。

故就此計算。則俄國之歲出不過八萬六千餘萬兩。固非甚難企及之事也。即中國現在之財政言之。中央政府所入萬三千萬兩。而各省外銷不報部之欵。大省恒千餘萬兩。小者亦數百萬兩。此其大部分皆國家經費也。(其性質不能爲地方費用)而此之合計。當有加於中央經費之額。則二萬六七千萬兩者。中國現在經費之常數也。當於俄國歲出之什三矣。然中國之歲入非眞正取於民之數也。以前所論地稅實收之額。實取於民者之什一而已。其他雜捐苛稅。濫收之弊尤甚。弊差少者獨

關稅耳。而釐金一項侵吞欺濫又論者所已認者也。然則推算中國人民實際所負擔之額必視政府實收入加數倍而即以三倍計之亦幾埒於俄矣故論者姑無震驚於俄之歲入吾民之所出以昇滿洲政府暨其爪牙者未遽下於俄人之所出也故當此土地國有政策方進行之日就舊有之歲入而整理之盡去侵蝕優足以供國費故土地國有之政策毫不爲之妨礙也

論者必曰。此所言者未及地方費也。而將來更須謀地方費用。則經費猶不足也。曰然。然地方經費之多寡全視其地方團體之職務之繁簡故地方團體職務而多者其經費必多爲今茲所無有也第以英國之地方經費論之則十年前之地方經費。已達九千餘萬鎊之鉅額。幾等於國費而各國初不聞有此也。是全因於其職務多寡而殊者也爲問中國之始改革其他方團體能任鉅大之職務乎必不能也然則其經費亦當甚少未足爲道也且今日中國亦不無單純的地方經費不計入國費中者。他省所不敢知以粵地言則鄉局皆自有其經費若團練局沙田局等其尤著者也。然則以此種收入充地方經費亦甚不難之事也。故地方經費雖廣土不遽增

其事既簡則其經費亦不入於財政問題也

更就今日政府收入觀之其中一部屬於地稅而計人民所納則地稅實居全負擔之三分一以上然則土地國有政策之進行得無爲此收入之障害與此普通最易起之問題也雖然同時亦爲最易解決之問題不可不知也土地上之有稅既久其地主之收入中恒割其一部分爲稅（地稅或從租稅出或從傭出或從贏出下當詳之而中國地稅則概自租出） 則計算租者只計其所收入中除去地稅之部即如租畝二兩而稅一錢者在地主視之只可以爲租兩九錢而已然則當行土地國有政策時假其地被買收則其買收之價只可以兩九錢之收入計而政府收此地之地租實得二兩則於地租未漲以前地稅之一錢仍可從地租中劃出之於舊有歲入無所增損也而餘一兩九錢亦爲始所豫計不見耗也要之國家代居地主之位故得其收入亦得其稅之負擔而即國家一方爲徵稅者亦未嘗因而有所盈虧也若在定價而未買收時地主仍收其租亦仍負其負擔於國家收入更無所礙也」

故從種種方面以觀歲出之多少皆與土地國有政策之進行無關係而彼論所稱

第八至第十之理由乃悉破也。梁氏不能抹殺現在政府之收入即不能推倒吾人之說雖然假其抹殺此事實則梁氏方且以之自窮何則不能提出二十萬萬之豫算案不能供國用梁氏所主張也行土地國有則破產行借債起生產事業則破產梁氏所倡言也然則使滿洲政府一旦翻然思念梁氏之高勳滌瑕蕩垢許復朝班更假以閣龍科勃之位置則梁氏其將何策以處此困難之財政乎其必取之租稅無疑也今姑就吾輩所計算中國歲入二萬七千萬即四萬萬圓弱者一旦欲其增加而爲五倍（二十萬萬圓）以應國家之需其道將奚由假其不認徵收於民者數倍國家實收之事實則惟有加此稅率爲五倍以益困吾民而已夫以今日細民生計之困難現在稅率猶不能堪者其何以堪此五倍之稅乎此眞鐵良剛毅所不敢建之毒策也況梁氏之經濟政策以奬勵資本家爲第一義而犧牲勞動者一部分之利益非其所計於是排斥外資而保護資本家以之勞働者勢旣不敵（保護資本家故）又無需要者之競爭（排斥外資而內國資本又不多故）庸錢日低重逢此惡稅方且希爲奴於北美而不可得矣如是而後彼說可行然猶主張之者是

其心眞非常人所得測矣

以上皆言土地國有政策進行中不害財政也然至其完成之日則可盡廢諸稅獨以土地收入得供國用此吾人所夙主張者也然梁氏則悍然曰單稅不足以支持國費考其根據無過麥洛克氏之說及彼六萬萬之臆定耳二說皆所前破更無復述之必要然吾人所期以爲國家收入者增加之地租而非現有之地租也故更從他方面推算地租可得升騰之額即可因以知將來可得之收入無論地租爲八十萬萬有證據存即令其如梁所說爲六萬萬國庫之收入乃逾多蓋所可得者同額而所出較少故也今比較他國之土地收益以推算中國將來所得分項明之

(甲)田地之收入

吾人固不言以田地之租爲金收入然田地之租要爲土地收入之一大宗欲推算將來田租升騰之率只須就農產物之價値而知之考美國第十二次統計年鑑(一千九百年)全國農產物値美金四十七萬萬圓即中國九十四萬萬圓其輸出農產物値美金八萬六千萬圓即中國十七萬二千萬圓也而九十四萬萬

圓、之農產物。除此輸出者外。皆應消費於國中。（雖有製為酒類等而輸出者然其額當不多） 是則美國人民所自消費之農產物。凡值七十六萬、八千萬、圓也。美為新墾之邦。農產物價賤不如歐之昂。（美產麵粉能銷於中國即可證之）而其額之多尚若是。則歐洲可知矣。中國文明進步不如美。人民所消費簡單而少額。又穀價賤。故其消費額今暫不能如美。然其改良進步以後。人之欲望增進。當不下於美。而穀價亦必以漸昂騰。故以美之例計之。彼國人數凡八千萬。而費七十六萬、八千萬、圓之農產物。人所費者年九十六圓。中國四萬萬人。若人費九十六圓之農產物。即需五倍於美之數。為三百八十四萬萬圓矣。中國現在之農業經常納其生產之半以為租者。推之將來租價隨穀價以升騰。即產此三百八十四萬萬之農產物之地。當有一百九十二萬萬圓之地租。然以經濟常理言之。土地苟不達報酬漸減之限界以前。租額增加之率。實大於產物增加之率。是以將來之土地收獲。雖入報酬漸減之限界。而其額猶當居全產物價值之半也。即此一宗。已可得近於八十萬萬之一倍之收入矣。況此外尚有宅地耶。又以日本之例

言之。當明治廿八年。米價每石不過七圓。（其時輸入米價不過六圓半弱故知其時米價至多不過七圓也）逮三十六年。每石標準相場。（即市場定價之平均額）乃至十五圓有奇。其年爲豐歲。故米價稍低。至於此頃。復大騰貴。要之十年之間。米價兩倍者。其情實也。然此增加之米價。其結果當如何分配之乎。則其產出之所要自然資本勞力。一與前同。在此十年之間。庸錢雖增加。其率不大。利率乃無大變動。然則此所增加之額。其一小部分爲庸錢增率之外。當分配於地主與企業家。第企業家之利潤。一旦高則以競爭之故。旋使之低落。故此分配爲利潤者亦僅。獨其大部分分配於地主。以爲地代耳。然則日本之地租。此十年間當不止一倍。而其地價亦增加不止一倍也。日本社會之發達。多在明治二十八年以後。然則苟中國將來社會發達所要時間。與日本同。則亦十年而已。此就於田地。可證前言十年可得一倍之非虛者也。

(乙)宅地之收入

言宅地之收入。自必以都會之地租爲首位。考各國之人口住居於都會者。於美

國居萬人以上之都會者凡百分之三十。英國居於萬人以上之都會者凡百分之六十一有半。法國居於二千人以上之都會者凡百分之三十七有半。德國居於二千人以上之都會者凡百分之四十六。（英法德三國據一八九一年統計）故今日文明國間人口三分之一居於都會者其中數而都市人口以漸增加者其趨勢也（參照國家學會雜誌第百四十四號歐米都會之發達項下）然以美國論之居於萬人以上之都會者。歲必納美金六十圓以上之屋租。而五萬以上十萬以上乃至數百萬如紐約者。其所需又從之增加而至數倍。故都會中人所需住居費平均每年必不止六十圓。即以六十圓而論。此總人口百分之三十三居於都會者。其數都二千六百萬人。人出六十圓。則是都會之屋租。凡值美金十五萬六千萬圓。即中銀三十一萬二千萬圓也。此中至少有一半屬於地租。則爲十五萬六千萬圓。而中國今日之宅地租雖甚微。至於改良進步之後。自不難於與美同等。則依於同一之比例。四萬萬人中當有一萬三千餘萬人居於都會。其所出之地租當有七十八萬萬圓。此外居於田舍者居百分之六十七。則以其

租當都會之五分一計算。仍可有三十一萬二千萬圓之租。合之爲一百零九萬二千萬圓也。

以上專就居住之宅地言之。而住宅之外。製造所用工場倉庫。商業所用店鋪等地。亦可納鉅額之租。以美國之例言之。則據第十二統計年鑑大小製造家凡五十一萬二千二百五十四家。其所製出者合値美金百三十餘萬萬圓。其資本金美金九十餘萬萬圓也。其資本運用之狀況。則如左。

地租　十萬零二千七百萬圓　　合中銀二十萬零五千四百萬圓

建築　十四萬五千萬圓

機器人工　二十五萬四千三百萬圓

流運現金　四十七萬九千六百萬圓

觀此可知製造業者所納地租。實不止其資本之十分之一也。而將來中國資本增殖如美國現在之景況。則必五倍於美國。而所納地租爲百零二萬萬七千萬圓矣。以合前宅地租可得二百一十一萬九千萬圓也。第此製造業者或使其

職役居住其建物之中。則此屬不納宅租。而仍不可不稱住民。而前計住民所納屋租單以都會住民計算。於此其地租之計算不免重複。然從事製造業者。以美之統計。不過全人口百分之九弱。而屬於此種不另納屋租者最多不過半數。故其重計之數不過十萬萬圓。除去之尚有二百餘萬萬圓也。

此外商店所應納之地租。第以住民所納之三分一計之。亦當有二十六萬萬之收入。故統都會田舍住宅商店工場貨倉之屬。凡可得地租約二百三十萬萬圓。

前此兩項並以發達之程度等於美國計算。然中國當以若何長之期間始能發達至與美等乎。則不能豫爲精密之決定者也。然而所可決者。美國之致此發達凡要百年。而中國之得此發達。決不要同一之年月。即二三十年已足追及美國何則。微法者之善取其利而避其害。實比於始創者有數倍之便宜。美之致此發達。實放於歐。而其進步較之速。今中國之於美。亦猶美之於歐耳。且此發達皆以漸致。不由頓成。假其進步需三十年者。此前十餘年間。必已有若干分之進步。而地租亦得有若干分之增加矣。故如前之兩項地租合計。實有四百二十餘萬萬

圓。即令其後十年之增加率較前二十年爲倍。則此四百二十餘萬萬圓者。在其改革後二十年。不過二百一十餘萬萬圓耳。然而固已幾倍於八十萬萬兩矣。(八十萬萬兩即一百一十一萬萬圓)故吾輩前言十年自倍者或過於情然中國苟能爲大改革切實謀社會之進步者其得一倍八十萬萬兩之地租固可不在二十年以外也。

更以日本之例言之。則以吾人旅居之生活。每月至少尙須納二圓五十錢之宅租。若居近繁盛之區者。每月當五六圓。然則吾人在日本所納宅租每歲乃自三十圓至六十餘圓也。即吾人所納以爲地租者歲不下二十圓也。香港之住民。每人月納屋租至少三圓。然則所納地租亦必歲不下二十圓。吾中國改革以後。十數年間。縱不能直追美國。必不劣於香港日本。然則都市居民所納之租。至少必有今所豫算之三分一。即二十六萬萬圓也。鄉村宅地皆以至廉之値計之。故不待十年已可進至今所豫定之率。而其額實爲三十一萬萬餘圓。製造及商店所用地租。只其什三。已可得三十九萬萬圓弱。此合計爲九十六萬萬圓。(日本之

郡村宅地租亦於十餘年間騰貴一倍以上可證鄉村宅地非不騰貴者也）矣。而田地之租依前日本之例亦十年而自倍。故現在地租八十萬萬之中以三分之二屬於田租計算。其加倍時當得百零六萬萬餘兩合此九十六萬萬圓即六十九萬萬兩實爲八十萬萬兩之一倍有奇也

（丙）山林之收入

山林之收入者鑛山及森林之收入也。以鑛山言之。中國爲世界最富於鑛產之國。且其採取不甚困難故其收入必較他國爲多蓋鑛山之制度各國不同有認以爲屬國家者有認爲屬地主者其認爲屬國家者地主只能有其地地面之權利而鑛山之利益國庫取之然在中國則習慣上以爲國家所有故其利益不待定價收買始可收之也鑛之收益多寡不齊全視其質品之美惡貴賤採取之難易以定之。故其輸於地主者多至過半少亦十一。而其平均應在十分之二以上。考美國每年所產鑛產總值美金十二萬三千八百萬圓合中銀二十四萬七千六百萬圓。故令中國所產祗等於美國（中國面積既大鑛產復多故決不止等

於美國）而其收益又不過十分之二。亦可得四萬九千四百萬圓之地租。

森林之收入亦可爲將來國庫收入之一大宗。蓋森林之業其性質最適於爲官業。雖至不主張官業者亦認其爲適當於官營之事業也。森林之中當分保安林收入林二種而保安林以改善其一地之氣侯防止其災害爲目的者非國營之不能完備而即收入林亦須有數十年繼續之經營不便於私人之經營也又其經營方法甚簡單不要複雜之工力又不容爲小計畫之經營凡此皆獨便於國營者也考日本國有森林之收入於明治三十五年度其面積凡千三百一十七萬餘町步純收入一百六十四萬餘圓每一町步純收入十三錢弱而日本國有森林居總林百分之六十八。故合算其私有森林之收入當爲二百四十四萬圓。中國面積得日本之二十六倍。故其所可有之森林亦當二十六倍於日本而如日本之收益率每歲純收入亦可得六千三百四十餘萬矣。然日本之林業至不發達者也。各國之森林業收入除俄奧外皆數十倍於日本則日本之林業將來可得之純收入決不止十倍於現在。而中國將國有森林業之純收入亦決不止

此豫算六千萬之十倍也。試依高野博士所表列各國國有森林每希打純收入觀之。

普魯士	五、七四	巴威倫	八、三九
撒遜	二四、五八	威丁堡	二〇、六八
奧大利	〇、八一	匈牙利	一、五四
法蘭西	五、〇六	俄羅斯	〇、一〇

此中除俄羅斯不計外。每希打約爲日本一町步六分之五。（日本一町步當三英畝弱即中國約廿畝一希打當英畝二畝半弱即中國之十六畝有奇故其比例當爲六與五） 故奧之純收入爲日本之七倍有奇。法普之純收入爲日本之三十餘倍。而撒遜之收入爲日本之二百三十倍。假中國之森林進步與普法等。則可得二十餘萬萬圓之純收入。此純收入以三分之一供其經營資本之本利償還。每年仍可得十五萬萬圓以上之收入也。

（丁）湖沼河海之收入

此項收入最多者漁業。而鹽業亦亞之。此外種植水中植物。其利亦不鮮。蓋古之官山海而以魚鹽饒國者。自有前例。而榷鹽之政至今行之。雖財政學家率以鹽稅爲不便而於產鹽之地取其地稅。決非過也。此外尙有開鑿運河築港塲者亦屬此類。而其收益亦當不尠。

（戊）水電之收入

近日電氣之用途大擴張。而最新之電氣設計。俱賴自然力。而尤重者水電也。水電所利用者瀑布河灘之力也。利用此屬之力以發電。其所需資本可大減。而其所生電力之價値比於其資本爲甚大。故其利益之分配當有大部屬於自然力之主。電氣之供於實用不過二十年前事耳。計其現在之用途不外交通、（電信電話電車等）代燭（電燈）運機三項。而炊爨溫室用電之法雖經發明。未嘗應用於實際。則以其價高於薪炭不能奪其席也。中國之水力可供發電之用者。如龍門夔峽之激灘。西南山國多數之瀑布。蓄而用之。其力至大。而用資本較微。然則電力値價可廉。而炊溫之用電者亦多矣。依美國現在之統計。每年每人所需

2599

用於電力者凡美金七圓。合中銀十四圓。然其用止於前舉三項耳。則加以炊温之用其每人所需於電者當不止此數即曰電氣價廉於美而其需用增加所生益之額决非其減價所損之額所可比明矣且就令其額不過十四元。而以四萬萬人計之。每年所需應爲五十六萬萬圓水電之運用全恃機器。一成之後。支出蓋微。不如用滊者費消之大也。然則其以收入之什一。足供其每年支出之費。餘五十萬萬餘圓爲純收入矣。以前所論以自然力發電需用資本較少。故其收入五十萬萬圓中。以三分一爲本利償還。(此爲國營故必計及其償還資本所謂利之償還即當於私立會社之配當金其本之償還則當於會社之資本減少株式消却之積立金也)　餘三分之二凡三十三萬萬餘圓爲國家之收益。

(己)鐵道之收入

美國鐵道每年之總收入凡美金十七萬六千九百萬圓。除去各項費用。尚得純收入六萬五千二百萬圓。合中銀十三萬萬餘圓。更除償還本利合中銀五萬二千萬圓。當得八萬八千四百萬圓。爲企業者之收入。然美國兩國臨海所恃

於鐵道者比之他國爲少。中國若發達至與美同程度。其所需用於鐵道。至少需有美之兩倍。其純收入當爲十七萬六千萬萬矣。以上四項。除河海等之收入不能豫計。外其他三項總可有七十一萬萬圓之收入。至本利清還之後。更可得三十三萬萬餘圓之收入。故其總額可得百萬萬圓以外。第此豫計皆就其發達至於全盛者計之。故其達之之程期。必須三四十年。不能視爲自始可得之收入。然如鑛山鐵道。雖其始時亦可得鉅額之收入。非絕對無收入者也。　（未完）



第拾六號



法國革命史論

（續第四節）

寄　生

今將語其大者。則房屋竹木酒肉之捐。頻年增加。剛毅鐵良。奉旨南下。搜求不已。致民間有鋼鐵之謠。甚或軍旅不治。強驅而戰。瘡痍既甚。則輸納金幣。苟謀喘息。而府庫有財。專爲內廷行樂之用。於是衡量多少。分索民家。江蘇首困。四川次之。如是種種。明夷所已知。度亦不欲更聞矣。語其細者。雖三家之村。十室之邑。且爲咨詢。則隨地隨事。慮先弗可以舉證。就其記憶所得。畧具二事。已足見民窮無告之狀。嗟夫。重九題詩。催租敗興。在昔名士。嘆其無聊。然非所論于今日。縣令一言。皂隷以爲衣食疾馳下鄉東西叫號婦孺驚走雞狗盡竄柳州捕蛇者說乃幾近之此猶豐稔之年也時値潘潦則野飛白鷺或逢大旱則田土龜坼盡生蒼耳農人告天相顧愁歎而有司彈冠色喜交慶于堂於是催租之使急如星火知非口舌可諍則以賄賂暫弛期限一夕安寢吏人又至蹙額咨嗟以相慰藉曰、官家有令我亦無如何也而彼有司者諗其凶荒故獻納必後方肅冠帶以俟既而果然則籤票下矣隷役捉人亦惟

金錢是視所欲未饜便遭急縛一聞敲扑執杖疾下借爲報怨之具圈囚累月乃肯勘苗僕從如鯽需求無算旌導前驅雖父老有所欲言猶遭嗔叱而猾吏蝛蠱獲售其姦但見寸莖尺苗指爲妄報五刑畢加體無完肌逮小民不勝榜掠起而爲變則誣引其罪不患無辭大抵必曰欺罔上官藉逋國賦所以自解前者用罰之非無因也呼噪公堂恃膽挾衆所以見當日首事者之懲儆當嚴也府電驛至決人如草乃曉喻厥衆曰餘賦悉徵有抗違者亦若是民餘良懦惟涕泣歸家貨鬻兒女終際兩師之厄且遭屠伯之忿飢寒不能邺妻子不復保未伏斧鑕得塡溝壑中斯以爲幸良足哀已然某官某令聲聞卓然疆吏交章舉荐謂此人才能炳炳懲服奸宄實不數覯始稍稍遷擢繼將躍然登崇峻位夫此事始卒吾所親見而某某者則固京口之令尹也明夷審思若人者非墨吏邪酷吏邪幸而其官猶不過令尹而爲虐若此庚數年而剌一州長數郡又庚數十年而領千里之地其爲虐當度其地之小大廣狹爲準繩豈僅如毛髮比而已哉歲果窮荒田空如洗飢民流轉白骨載道其狀上聞於都邑則又非如前者可以說辭隱蔽邀峯委員開羅倉粟以賑流亡貌若善

政焉。然吾試聞其實。未嘗不悁悁然悲盜粟十之三四居爲奇貨以反糶諸市米珠薪桂之秋獲贏以厚民仰粟方若田中禾稼待槁日禱雲霓增一升斗賴之以活者如干減一升斗是殺如干人也齎其餘數之七伍糜煮爲粥設棚蘆蓋其上呼來而與之食就食者惟恐後臂左右拒老翁弱孫暨病者瘦餓無力者傾跌起仆莫肯與將其年力稍壯之輩來或不及持瓦缶各探手於釜盈匊而啗吏人執鞭臨之曰以廉取毋貪彼忘其己之嘗取求無厭也巡逡未肯退者鞭及其背矣夫鐺粥不能以偏給少壯則宜起老弱者而共食之弗能猶當舉其殘賸俟晚至者耳今也則否數騎施施日將中而始來日未入而復息竈不需吹火但令從人噉啜潘瀝安望止吏之不刼諸民也徒穀空倉其功亦竣不食而僵者猶是縱橫塞乎川谷去之不顧稟謁銷繳復有勞績可稱歸視其家婦溫兒碩詰朝方寤報既進一秩矣比年來江淮之間何處不令鼠輩拾取青紫友生或迫于父兄之命隨賑過一二縣則爲述其狀相與欷息復從而論之曰烏乎斧斤是操旦旦而伐牛山之木山容濯然蔌粟民以爲命非木也乎常征誅不足設額外之例天貽苗祲猶不憚持故至于民胥漂蕩往爲

拯援猶必侵削自肥弛緩叢脞無饜沒以將事其能愈於法國之政幾何哉明夷將謂官吏奉行不善于立法之良否初無所涉然而出檻傷人者虎兕也縱之此檻責必有歸其爲故縱耶雖斷頭以贖傷者弗爲寃其爲失於愼耶雖笞刑固猶寬矣中國設官之制絲聯繩牽守令屬乎疆吏疆吏受制于樞極而天子總攬萬機吏治汙濁豈遂充耳即云今者主上童昏（然明夷屢頌其聖明過于堯舜此本受恩者所宜然）威不行下若乾康之朝號稱清平殿陛一呼一介童子組繫將帥而走而任吏皆殘酷貪墨終籍其家以入官產（宰肥鴨之虐政試問法國有是乎）則其斷爲故縱實無可諱校邠廬馮氏之論吏胥有曰虎狼何知但知攫噬噬民不已繼以噬國無足怪獨怪國家之必養此虎狼何居言次多慨然之色持校明夷賢不肖相越何其泰遠也且吾則亦未嘗讀法國當日之律不知果建章以詔某公某侯曰苛斂之道當如何以臆揣度宜萬萬無是理況貴族恣肆不受王命路易十六時盡君相之力欲其稍分國租以緩民肩猶多掉頭反眼罕肯落一毛者是直無可如何其罪弱于康乾之故縱牙爪爲攫噬就令明夷力爭權絜稅率固有輕重然中國之薄稅又徒有其名而無其實濫收之額率倍元賦三四得之

於鞭笞敲撻之下者視三四當又倍此無論焉。前號加注。謂此節與民力重困之因。均擬詳論。今以此節縣解著土地國有財政篇已及之。立說避重。專論民力于下。抑中國民力彫喪其故尤有大者沃壤不耕坐致荒廢平原極目千里不毛聞齊魯之郊時見黃蒿沒人側有頹屋數椽蕪田數畝而已而南自江淮以北居民嬾惰得田不藝稻悉以種豆豆熟期未屆則老幼提挈婦女亦數百以爲羣遷食江南謂之逃荒江南民弱獷悍之氣固不足以禦江北逃荒者來掠門而丐有早闔其扉意欲暫爲避者則大聲憾之居人屏息疊足伏於門內無敢出視給之則繼者方衆懼無以悉應而官租徵迫將在目前不給則變爲盜取爲累愈甚訴諸長官彼罔就熟行乞無所獲羣合族自防則勢不能不格拒而一有殺傷兩皆行戮吾鄉有宋氏者。恂恂忠厚。以上皆其所言。且曰。租之累農甚矣。吾將課吾子讀。設徼天倖。得　官而棄田。庶可悠悠以送歲年乎是以不田江北之田而江南之民重以困且江北之民初果其樂於爲此耶偶有凶年牧民者教其就食彼覺其逸以爲飽食可以弗勞而終致則復試爲之未被咎戾則安習成故常種豆法甚簡播種以後坐待其苗江北稅輕納于官足額官不必問其所之逮江南之民稍知其詭彼得食不多轉有宿露栖風之辛苦亦欲復先人舊業而筋骨久弛弗耐勤勞數世相

第拾六號

承並不解扶犁之則官斯土者晨夕聽鼓孰肯民生是念然則荒蕪者暨膏腴者之所以交困不足怪而稅縱薄如明夷言與棄地爲比例薄也猶不薄爾或曰是能建策墾荒昔亦有行之者民有業地有利不過勞費厚償乃無窮雖然客不知墾荒之弊即又非可以一言盡宜興財一小邑夙多荒地至于幾十萬畝儲方慶作荒田議主墾荒之說然而言其弊甚詳有曰未墾之前有二難已墾之後有二患逃亡不歸一難也弱民力不任耕種二難也已墾之田即聞于朝民必畏而復逃不聞於朝而姦人起而訐之一患也墾荒之人無長久計展轉趨利以求其便則墾者可復荒而瘠者不復墾二患也救之之道則謂上寬之以蠲下勉之以墾蠲荒之道莫先於核實莫急于不憚煩上官當寬時日之限以緩責其成功下吏當極心計之精以盡除其夙弊首報荒次審荒次辨荒用荒於戲思慮非不周而行之者卒鮮何哉實病而虛劑也夫荒田棄之終荒不能轉自爲熟必其先有其人先有其則其人又必有是識有是才居是位其則又必精思而審擇然後可以言墾否則上不肯蠲荒可若何縣官司一邑事理簿書奉期會則不能不憚煩吏不欲核實可若何上官當寬時日而否寬矣而下吏弗極心計可若何報荒有弊辨荒有弊審荒有弊用荒有弊凡若四者亢以之除弊也今以除弊之法文其弊而弊不得除

可若何故先必有其人有其則輔之以儲氏之言庶乎可濟然而放眼觀國中何省何郡何邑何官其才與識則能勝是者豈惟不勝亂之或固有餘焉耳是故儲氏言救弊之道不及其言弊之審而有當也按諸氏亦嘗自疑其說。其言曰。蠲之道如何。縣請于府。不之信也。府請于藩臬。不之信也。藩臬請于督撫。不之信也。督撫以聞于朝。不之信也。皆信矣。按數以考其地。勘地以責其費。吏任之乎。民任之乎。民任之而業荒之民。其鄰于死亡也近矣。吏任之而任事之吏。其戒于苛派也嚴矣。民其如吏何哉。吏其如民何哉。吏與民皆有無可如何之勢。以阻其欲爲而不得爲之機。故有百倍之利。明明在目前。而不敢一出其身以嘗試者爲此也。不特此也。今使朝廷下之督撫。督撫下之藩臬。藩臬下之郡縣。以稽其荒而蠲之。而民亦必不應。何則。今之所爲荒者。未必荒。而其荒者又不能以荒告也。曹一士亦謂墾荒二弊。一曰以熟作荒。一曰以荒作熟。夫墾荒如是其難使行之不善徒供僕役舟輿之費輟耕待勘循致再荒則多一事誠不若省一事之爲愈或又謂荒地僅存于江北齊魯間於一國之廣大無所損吾請更徵史實順治九年劉餘謨疏奏猶謂湖南四川兩廣地方彌望千里絕無人烟幅員雖濶空地甚多雍正二年高其倬請墾雲南馬廠地畝五年阿克敦疏稱查粵省在在俱有可耕之土而惟惠高雷廉四府荒地更多且言開墾四難。一豪强之占奪。一胥吏之需索。一資本之不敷。一土瘠而畏日後之陞科。以此四故。百姓多觀望不前。十年鄂彌達奏粵東地方新設鶴山一縣現丈出荒地三萬三千餘畝附近恩平開平等縣荒地甚多不止一二萬畝乾隆十年胡蛟齡奏如直隸之永平宣化等府晉省之

第拾六號

大同朔平寧武等府。甘省之寧夏西寧等府。俱皆鄰接邊疆。隙地曠土。所在多有。三十一年。楊應琚奏稱滇省山麓河濱。尚有曠土待墾。李紱條陳廣西墾荒事宜。亦言荒蕪尚多。雖勸墾之令日下。陞科之文日上。而民鮮蓋藏。地有餘利。（幷稱其故有六。所以墾荒者裹足而莫前。）是荒地又如是其多。雖所徵引者。皆在昔非今。然徵論當日。固未嘗能盡墾。（如鄂彌達奏恩平開平荒地一二萬畝。現丈出五千餘畝。未及四分之一。）當其墾時。必有墾之之人。業乎此則玩於彼。儲方慶所謂墾江兩之地。復荒江南之地。等荒耳。轉移在彼此間。無益也。即謂招墾者皆本失業無告之民。其無業亦無稅。墾田一畝。稅其一畝。非新墾者與舊熟者合力而稅猶是焉。則於民無大涉。民困縱能以此稍紓。然官守非人。其弊宜不因今昔而有所異。如乾隆時田文鏡王士俊之於河南。勒報墾荒。致成大獄。借墾地之虛名。成累民之實害。此亦以爲不能包舉全局。復可棄置弗道。則攷其致荒之由。以用兵故而田一荒。以旱潦疾疫故而田再荒。於歲鄉曲奸詐之民起而乘之。田乃三荒於人。（說本儲方慶）三者以兵爲重。因洪王率長髮軍起。恢復半壁。建都金陵。燕雲震撼。以言用兵之域。則自西粵轉戰而達於漢水。以言其久。亦綿亙十餘年。石達開入蜀。捻匪蹤跡飄忽

莫知所定皆用全力僅乃蕩平其他大小兵役不堪悉數覩明清之交未有未減即云舉國開墾無遺而數十年來南方之田荒於髮軍者（大抵官軍剿捕爲害尤甚）不知凡幾北方之地蹂躪於拳匪者又不知當幾千萬畝兩者皆未被而以他役廢棄者等是是復荒於兵也旱潦疾疫不求諸遠此五六年間迭起頻繁辛丑壬寅之大疫丙午之水害及於全國今年永定河決天津告民家流失三千餘戶凡此若其流亡不歸則其地永爲蒿萊稍稍復集仍瘠土而已逃荒就食將如淮北之民猶無以愈是復荒於歲也豪强併呑胥役侵蝕於昔固然於今爲甚荒於兵荒於歲彼得間隙而乘是復荒於人又必然之勢也復荒者畝數不可考就以至少立極校康乾時猶可相當康乾推爲盛世故尙有議墾者今未嘗聞吾故斷言曰中國之稅薄如不薄也而況徵稅之法厚薄不一例他省磽瘠則薄江浙肥饒賦即獨厚以江蘇論蘇州松江太倉三郡擔稅尤重沈德潛浮糧變通議謂蘇松之田居天下八十五分之一而所出之賦任天下一十三分之二較宋時原額七倍有餘元時原額亦二倍有餘（自注。宋時蘇松稅額共五十餘萬石。元時共一百五十餘萬。今共三百七十餘萬。然據王應口奎議。比於元浮至三倍。當共得四百七十萬石。）皆在明代增加清仍其舊明

尙得曰以懲罰一時之頑民。淸則無解於此也。後經屢減。猶每畝至三斗七八升。至三斗二升。二斗五升。二斗三升。下則之田。亦科一斗九升。收糧不能倍於他處之產。輸課獨多於他處之額。（慕天顏浮糧議）浙江杭州嘉興湖州亦然。六郡之民。即今猶重困。如倒懸待解。且在故明有虛額而不責其實完。民力難支。已不可言。淸朝但按全書所載。有一項之編徵。即有一項之撥解。完限考成。必責十分全完。否則參罰隨之。故歲歲歷欠積逋之數。動盈千萬。百姓之生于其地者。煢煢僅存皮骨。衣食不謀。慘受追呼敲扑之苦。而無安土樂生之心。（韓世琦蘇松浮糧疏）明夷察其愁苦。以爲視法何如。唐虞夏商漢晉唐宋之民。遠暨立憲共和之國。與吾民安樂困苦之相去頗明。夷轉以巧曆算之也。（據官書所載。尙不逮元明。乃明夷以爲數千年所無。地球萬國所未有。（原論二十頁））是故論事先當統觀其全。猥以兩兩衡校而曰某厚某薄。不知以社會萬事相扶牽。彼雖厚而不爲病者有之。此雖比薄而仍以大病者有之。觀民之困。觀其呈於外者。孰熙熙而孰擾擾。當恍然於吾民之實與法國等。即如催比法當日有之而今所無。無論焉。今則萬國皆無而獨存於吾中國。明夷不信吾言。不能不信僃書。慕天顏浮糧議曰。歲豐則穀賤傷農。入不敷出。一畝

之租未能完一畝之賦。明夷識之。盛世豐年。尚且如此。吾民安得不困。歲凶則顆粒無收。追比不應。一畝之糧。反增數畝之費。司府催檄。舌敝脣焦。州縣敲追。血飛肉爛。此實因賦重以致地方敝壞。而人材枉棄之由。烏虖。明夷雖有百口。其何能辨。抑明夷固嘗有言。民敝衣敗屋草食。餓莩相望。其孰能忍此。平等所由倡。自由之說所以起。革命所由生。中國之民皆鮮衣居皆大廈。而金玉以爲食者耶。否則明夷不必畏革命如毒禽猛獸洪波烈燄。爲也。若夫刑法之制。吾國最酷。晳人來遊觀者。方舌撟而不能下。明夷乃津津樂道省刑。吾甚惡其聲之類夫鳴鴟也。將有以折之。先述清朝刑具決囚之狀。不厭博殫。次述用刑之泛濫。以言者已陳陳在前。則稍略。苟具吾篇而已。刑具之名不一。一曰杖。杖以巨竹連根爲之。長八尺。頭徑六寸。厚五寸。敦然方物也。臨杖則裂犯者之袴覆足。以杖一拊臀。卻立尋丈。揚杖後扶地。大呼躍進。身杖俱下。乃一撻之。不聞撻聲。但覺地動。一早一杖撻二十。則易二十人。撻三十。則易三十人。恐其再撻則力減也。杖之毒者。前一杖。卻一杖。中蓋一杖。杖已皮不少損。而內肉糜爛。如腐瓜之瓤。一曰夾棍。以鐵貫本置脛其間。左右各五人。並力曳之。良久乃合。其末左右擊以巨棍

第拾六號

至百數十巽日復夾脛腫如股。不可入。皁舉踵踏入復夾之。（皆據唐甄潛書）一曰天平架。橫木一。髮結其上。兩木植立。各穴之。穴可數寸。張左右手。入其五指。關以鎖。鎖嚴。不能驟合。捶之合。屈兩膝。復以橫木夾之。如夾棍。因挺若死人。任其所爲。痛極而暈。棍稍起。呼冷水沃其頭面。皁數人肩架而搖。蘇則踏合其棍。如前。諺有之。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三木謂此也。（以下皆述所聞見）一曰老虎凳。製凳形稍歌。因伸一足平置於凳。以粗麻作繩。遶凳上下。皁執其端反覆力絞。繩於腱上切磨。皮肉脫落。骨盡露。一曰熏鼻。巨索縛其一足一手。手以拇指。足以拇趾。繫于俎。身乃側懸。後一足一手與頭皆垂下。乃燒束艾炙之。烟入於鼻而達腦。輒側。則一指與趾已痛欲墮。吾聞訊巨盜用此。無不屈者。一曰燒香。取香五六本。更視囚體强弱爲增減。焚一頭。縛線附着囚胸。香漸短。燒迹墳起。肉焦有聲。脂亂濺。及盈尺地。又有拶。用以拶十指。其法亦略同夾棍。有皮掌。敲兩頰。噴血落齒。與拶多加婦女。訊輕犯。則有跪練之法。盤鐵練于地。使跪其上。久則練之細弱者盡嵌入皮肉。凡若此類。以云私刑。則縣官用之。府用之。臬司用之。督撫知之而不罪。台諫劾之而不問。非私也。刑部所用杖。其制更巨。皁必以有力者。

拖杖下堂。疾舞如風。盤旋而後上。凡五擊。可以斃囚。且夫此皆所以鞫囚之具。囚尚待鞫。其罪實否未可知。往往有繫獄數年而始知其寃者。縱被釋（潛書謂汪者免死。猶必杖而釋之。此直知其寃而加刑。尤可痛恨。）諸刑則已備嘗。僅未至于死耳。然齒劍之痛嘗焉。遂過受諸刑時。其楚毒或數十倍于死。又或肢體殘廢。而家復破。踽踽涼涼。顧影自弔。悲愴慙憤交集。肝鬲已無所歸。亦不能執一業以自贍。稍具氣節者。舍自加戕賊以外。無他善策。不然即凍餓死。是終殺之也。即本應死。而其罪斷頭已足。受此贅刑。永無告訴。是其斷頭雖非寃。而此猶不得不謂之寃。省刑固如是焉哉。決囚之法。仍有數端。最慘酷背戾人道者。爲凌遲。（俗稱魚鱗剮）法以鐵網如衣狀。緊束其身。肉凸出象細鱗。偏刃削之。皆飛墮。廢凌遲後。改爲膊。（俗稱六刀）斬創四支。乃刺其胸。其卒決首。惟新來亦廢。則存斬首之制。一人扶頭。使稍抑。執刀者先以刃背擊頸。骨已內折。然後兩手舉刀過項。刃下而首分。監刑之人。必衣猩紅。所以厭鬼。行刑時。必發鎗。謂將震盪厲魄。使不爲祟。次於斬首者。爲絞。以兩人執短木約繩。一人手左向。一人則右纏之。使並視。囚吐舌出數寸。復鬆之。復絞如前。三脹。腹隆然脹。伸腳踏之。氣汩汩奔放。自下出。乃死。次爲站。爲

第拾六號

杖斃二者縣官可自主僅以事後聞于上酷吏訊囚不得其供每藉是以洩憤捏詞上報而吾民之以無辜死者益衆矣明夷之言曰中國有司非無妄施酷刑者企籠夾棍之類固時有聞然非法律所許只與私人相毒同科則無可議甚矣其詞之愊也今與明夷所辨在吾民之有畢命于非刑者否有之何必更云法律傳背于輪縶身于架法曾未著之刑書太息其酷則視燒香熏鼻若出一轍明夷遊巴黎蠟人院而心憯願其吏覩中國堂上肉鼓吹一部而後立言非晚也又況法律不但以治人彙以治治人者治人者肆情縱欲枉橈刑章一無所問而僅曰不許而已是法律對於治人者爲無責任之言立法與不立法等猶斷不得謂爲良法律也明夷專就其不許遂夷然曰與私人相毒同科則無可議設明夷有仇家以諸刑歷歷相榜楚或人過其旁哀明夷而將救之明夷將反勸止曰此人本非法律所許不足與校也耶一明夷耳今官于民非仇而一日之間遍國以非刑妄加者旡慮十萬此而云無可議宇宙間何事當議哉明夷謂不平則可上控此亦在律爲具文控於府者發原縣覆審縣官怒其刁先痛責之吏羅織以成獄控於督撫臬司者則多命數縣會審大

抵控一級不能伸始復上控一級越級而控者不聽（控案。則問其已控府否。猶未。鄉呈逐出。他亦如之。）而受其控者皆仍授意于下級己不親問下級則必其己受控而未嘗爲之伸復承此事思文飾前非以謝過於上故嚴詞以恫之甘言以誘之（中國折獄者衣鉢相傳。有嚇騙敲三字。）犯者見階下刑威森列而身嘗親試之可畏也止於結舌涕泣頓首求矜詳文再上其嬰金鐵待擊徒犴如故矧夫中國之訟罔未易言一敲衙鼓皁隸差役爭相勒索書吏僕從皆惟可以貨幣結納官有貪璺者勿論即甚清廉潔身無需亦祇能作爲痴聾戒於察察（餘如幕僚親屬。亦多需錢。諺云。大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若遭刑創療治有費處囹圄中禁丁獄卒又必倘有油水之奉（入監五六年者爲囚長。皆貪婪無厭。）民錢幾何平日荒江之濱茅屋數間入其室徒四壁立旬日涉訟蕩蕩然無復存其力能一再上控且至于三四耶京控叩閽其費愈百出無窮不復言他長途跋涉舟車數易旅居飲食經營呈狀何一事不待此阿堵物者（叩閽謂之犯蹕。杖而後受訴。其情若微。直治罪不復理。）間有出此則必富民富矣無論何處多易得伸何必京控且居法國爲富民擁權勢轉輪縳架亦不加其身不幸而貧生中國猶若此明夷又謂天子殺罪人須經秋審三次必須三宥不得已然後殺近同治後督撫乃借軍興例

殺人安有以稍大于四川省之地面有十萬侯。可操刑殺之權。令民無所訴者。中國誠無十萬侯。然縣令領雷封之地。刑威是逞。天子三宥。本於周官。帝口咨吁。士師反走。無異優伶之演扮儀式。徒助笑柄。況自有就地正法之制。廢彼已久。喜嚴峻者。吾見有一日而殺七人。翌日殺六人。翌日殺十人。蒞任市月。刑至數百。凡此謂之洗牢。蓋重囚盡殺。罪輕漸移爲重。則更殺。牢獄一空。以報上官。曰從下官蒞此而後。蟲豸避境。奸慝不生。大盜畏法。小民知讓。訟庭積草。堂上蕭然。上亦知其濫刑。以至此。轉喜其能執法。嗚呼。班固之傳酷史有云。流血赤數里。知其果不我欺也。試以轉論法國。明夷嘗言每封建國平計得男女二百五十人。近革命時侯封餘四萬。則平計男女亦不過千人。姑不問其居人密率。未嘗與土地必相均。如是。例如中國版圖。擴于日本廿倍。而人口僅加十倍。平計日本一方里住千數百人。中國約住六百人。盡如明夷言。君千人或二百五十人之國。使有市月刑百人者。十月而空其土。無孑遺。遑論數百人乎。於法則誠未聞有此事。于中國則爲親見。是中國之刑反酷於法也。至若一侯出獵。獸足二人。史稱其荒唐。未可深信。不得以此極詆。民女將嫁。領主先宿。瀆壞倫紀。莫此能過。然一宿而遺。非若中國數千年來。幽

閉之俗長門深宮如花三千望幸不能欲歸不許惟清朝則滿人高自矜寵以爲漢人猥賤豈可妃耦入關定位首嚴滿漢通婚之禁此如士大夫家子弟私於僕婦將引爲大辱終身吾漢人僅亦等身臧獲轉以得倖耳失身之恥臧獲之戚其猶百步之止蝘蜓之笑哉仍間有遣使臣至江南采女者。此自是不肖子弟所爲。若謂中國人苟非與人有訟可終身不至公庭此亦專指詩禮宦族繫夫小民歲以逋賦一事𨻶不受笞者蓋鮮明夷又言地方官有妄殺人。法皆徒死。此可不辨。明夷非不知爲具文。特取爲滿洲辯護材料耳法國之民既隸公侯爲王靈所不暨中國則天子暴之疆臣橫之生殺操于守令凌逼漸于吏胥明夷念吾民其何以能堪至言吏治隆汙代不能免縱法令比于牛毛而聖天子在上未嘗欲妄殺一人頌美省刑猶不爲過則如文字之獄戴名世呂留良汪景祺輩凡十數人身伏刑誅之外旁搜冥引株累數千吳諸生金釆若哭於公庭死者百輩江南逋賦獄起紳士除名萬有餘人迂疏如沈德潛而嬰身後之戮功績巍巍如年羹堯而伏誅岳鍾琪請室受罪爵位如張懸錫楊名時備受楚毒科場之獄尤爲亘古所未聞大臣賜死及竄謫邊塞者罄竹不能書一言而赤族偶語則棄市法國無有也盧騷之詭激止于放棄出境路易

十六日昔之談於奧窔者今乃於通衢言之不聞逐有搜捕之命也暴烈若俄帝亞歷山大尙能愛重文人優容直言是俄法省刑之德過中國千萬至于今日沈藎杖死血肉爲糜鄒容飲酖尸體空骨剖徐錫麟之心置秋瑾于法或皆明夷所快心然而新政忽翻譚楊授首明夷之弟且死于是役矣漢口變起才常尸市勤王之策又敗于垂成矣袁許久標忠義菜市亦號煩冤拳民誰實姑容擿罰乃空朝貴明夷顛連不弔復置死弟於度外屏友讐而不念報哉法封建侯國領二百五十八中國動輒一日間而尸千人（即如庚子年。刑部奉旨勦除拳匪。牽數百人。累然如驅犬豕。老弱婦女。稚子方七八歲者有之。上堂一點名。即縛出東華門。斬首。越日復然。市人夜間盜取衣物。婦人盡倮尸不蓋。車過其地。遠望如白山。稍近則穢氣刺鼻。蛆蟲浮動。掩鼻不復敢仰視。其實死者皆良民也。官于京師者。親爲余道。）是屠法侯四國之民焉嗟乎乃言省刑將必令其日日鼓刀而屠使四百兆漢族不遺一丁耶明夷又嘗有言淫用非刑淫暴壓制此平等所以倡自由之說所以起革命之亂所由生吾言而具信眞淫暴壓之甚者何以惡革命如酖鳥猛虎洪波巨谿爲也（此節未完）

駁明夷薄稅省刑之言亦幾詳盡繼此更就於滿漢間論其不平當於刑之一方面尤爲注重惟近見滿洲學生有創爲大同報者謂滿人亦有不與漢人平

等者三事。一曰。當兵之義務。重於漢人。不知滿人初入關。漢人常欲反正。使假以兵柄。一搖足而其力征經營之所得者。不得不復委以去。若滿人盡習戎事。漢人溺於文弱。則可不慮此也。且滿人本以騎射爲業。入關以後。但不令忘本來耳。何云義務獨重。（同禦一賊而我獨任戰。乃爲獨重。即對於其敵爲是言。抑何可笑。）一曰。無遷轉自由。旣隸營籍。原以駐防漢人者。若令任意逃亡。豈復成事。又當時滿漢交際。事事嚴畫疆界。懼逃亡者入漢人家爲奴僕。（此事至今爲禁）或以他故。遂與漢人同化。苟非嚴加管束。幾致貴賤混淆。上下不分矣。一曰。無生計自由。此事久勞朝廷。籌畫撥給田畝。汙萊者可更易沃壤。漢民死于圈佔之政者。不知凡幾。農工士賈。悉視爲業賤。不勞心力。安坐而食。汝祖之爲子孫計。甚至也。至愛之。適以困之。原非始料所及。此觀當時朝諭。一再命勿染漢人陋習。子孫今反以爲怨也哉。又言滿漢二族。業已同化。立說愈修謬不倫。他日擬著爲專論辨之。幷願世之君子。有先我而言者焉。

又鄙論雖有徵引。亦僅取其折莠言而足。本報增刊天討。韋裔君所著。曾告漢

入一文。讀者肯以鄙論與之參看。則同異詳畧間。或有足相發明者。



刺客校軍人論

寄生

大抵刺客之才視軍人爲絀而其膽力則優兩軍相遇籌畫戰機一軍于林可以伺敵一軍秣馬將以突陣進將何取戰而不勝則退退將何所凴扼支帳兀坐皆忘寢食出帳蹀躞日昃不遑此將帥之所必然而刺客所無也刺客者懷彈丸淬匕首蛇行鱗潛如螳螂之捕蟬恐其有警而飛翔及其卒發翻然若大雕俊鶻下擊凡鳥灑血平蕪以爲快若其堅忍卓特猶非軍人所能難者或謂軍士從征有櫛風沐雨之勞夏暴驕陽冬踏堅冰聞蘆管而思鄉見明月而慘色非持之以堅忍不屈其爲功也幾希吾子何說以爲不刺客若邪曰唯唯否否古之將帥受君命榮以節鉞而使爲之馳驟古之伍卒惟大將旗鼓是從馬首是瞻身迫嚴令非其心之所欲徒出於不得已焉耳是以征人思婦之什塞梁棟而汗牛馬千載以下過古戰場猶復策騎四望心魂悲惻不贊勳業之高大惟覺商風落葉寃鬼啾啾爲可致弔蓋自憤嘅其君主窮武開邊貽怨及此而遂以流露楮墨大都使人讀之神志不揚何也意其時

軍人即少飛揚跋扈之氣而若豪游結客脫手萬金班草一語刎頸爲交荊軻受知燕丹登車適秦誓不反顧張良爲韓國報仇提椎械奮夫以虎狼之秦閉關延敵六國夜遁强兵百萬猶悉殘破以渺渺一介之軀手尺寸兵激於忠義來相狙擊如兩人者豈不大敢也哉鱄諸賊王僚聶政刺慶忌雖以私恩授受致相感激抗厲不撓有足多者下逮朱家郭解之儔鬬雞逐狗驕行里閈苟際患難身命可託馬遷劄簡爲傳至今勃如睹其鬚眉此其人必皆慓悍趠犖輕於生死但使荷戟戎行絕無攔道牽衣哀離惜別之態寧不爲勝至于近者殺人之器日加精良舍弓矢之用而取礮火遠擊數里近亦可以射百步以是乃益見爲兵凶戰危而非有關涉于大局之安危興廢則亦不遂出于集師命旅一朝有事多有以戰死爲榮踴躍入隊彼固以爲赴國人之難顧於往昔則有異耳然身死疆場以馬革裹屍而還則勿問朝野舉相欽禮雖以營門擊柝之夫竈下擔水之卒猶蒙帝遣巫陽招其魂魄而致祭祀安知慷慨從戎之日不嘗以此爲可忻慕耶幸獲捷利歸見親友纔抵國門懽聲雷動將卒亦皆駐馬握劍顧盼自恣婦人稚子候於道左一經其前嘖嘖讚歎所謂大丈

夫不當如是即其榮譽既可稍慰至如政府策勛使者慰勞銅柱標其功名簿金肖其丰采爵列通侯祿分萬戶又足以償其經年汗馬之勞績而有餘也彼刺客顧安有是幼女磨刀以尋父讎世稱其孝壯士爲主漆身呑炭猶得以義聲著今之刺客所與敵者皆爲名卿大官居上位者無慮飲恨至深及於刺骨彼刺客亦以其敵之同僚故非惟不當要其諒且以釋然修好爲汙辱之行則試反觀在下者何若蠅營狗苟攀附權貴之隻輪乞丐朱門之餕餘而獨洋洋焉驕視妻妾是爲一類抗顏談政批議亦中肯綮陰順輿論以爲向背向又弗肯得罪於上其瞻忌也則如狼狽其多疑也則同猶豫此一類也明斷是非識洞癥結鑑別彝夏行蹈矩矱惟其膽小如鼷性命等重於五嶽恐便一言賈禍貽累室家寧卷舌嘿嘿與世無鬪此又一族也綜是三族其下惡流所歸殆弗齒于方趾圓顱之屬求其能言不可得已稍上者囁嚅進退務善飾僞而其縈情好爵與前者不殊是雖未能金玉其外而實已敗絮其中矣縱曰能言固不肯言者更其上者則又不敢言近日本人有投書於伊藤博文者曰、侯之監視句驪不以仁政而有暴德惟侯洞胸斷脰之禍懼將非遠於是日人

羣譁然目之爲狂客。日本庶政修明。其在上者。率肯覷焉戮力。以忘其私。姑不必究客之果狂焉與否而日人料以後言猶不爲甚過。執鄰國之政媿彼胡貉宜其種人自矜奔軼絕塵終非譾陋廢弛者之所可望及而吾中國士夫謚彼三族孰復對於捐軀砥節之士不以爲狂者耶是故其將發也無與謀其既發也隨而媒孽其短者有之矣撐拄頹波孤寡不𣪘排難萬千以求達其不可必望之的視夫擁三軍策萬金然後試焉者誠覺其難易未可以道里爲計也且刺客之道非直危道而已懷敢死之心行必死之事其事不成菹醢其骨而無所於悔幸而遂成則亦與敵駢僇苟不若精精空空者豈易言擊刺不中則督然引去耶古之刺客多習伎術躋厂巘追猿猱之人不能數覯至其臂强弓腰短劍杯酒銜接慷慨起舞如方山子其人逌逌而有而其行也猶必着白衣冠送之卒之其能生還者幾何焉吾聞今之志於是者平居未嘗摩挱尺鞘向人訥訥如不能言一日發憤操其素所未習者欲以摧人難矣又有懷匿炸藥而投者砰轟散擊中敵與否不可知已身則先已裂爲灰塵戎馬之間反不必其如是也料度遠近窺量準繩鍧然發炮震驚百里敵陳橫潰民屋掀

舞司軍者安譎無恙雖炮火之利兩軍互施當其定謀決策欲陷敵于必死之境而予己以可生之路萬不能已亦曰置諸死地而後生耳既戰勢將不支固可約束其軍反旆徐郤臨淮韃刀之用要非於劍折鼓死扶創不起之後未須輕自裁決勝而追亡逐北特不深入其巢未聞有反喪其渠帥者若蕭王擊破銅馬雖已深入猶全其身是故刺客之與軍人其行事未有求不成者軍人不成已猶萬一生其成者古有稱長勝軍爲之將率皆嘗身經百役而髮膚完好刺客之不成逮捕稍寬所居之國法網不甚密或僅久施禁錮假貸其死然已不可一例論居然成功即無有不繼之以死者也夫行事既未有求其不成則是軍人之所求者生而刺客之所求者死也故曰刺客之道必死之道也以不彀之身出必死之道無軍人榮譽之可法而有慓悍卓犖之氣故曰堅忍卓特猶軍人所難能也率意而行不必有所素習則懦夫侏儒亦未嘗禁其不爲生死成敗既非逆計則聚米軍前借箸席上皆不需有匕吾謂其才之所以不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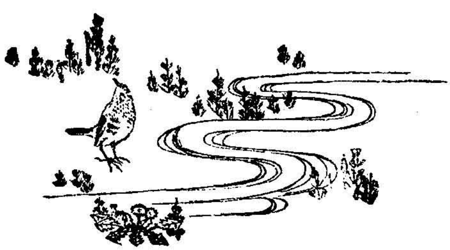
雖然今計革命之業斷不能以破碎滅裂徼倖其或成矣方將鳩集羣力各致其用

而先為輕重揚抑於其間。其毋乃不可乎。曰吾何敢然。吾所論者。其性質之有差別。非論其用也。苟言其用。則猶當急軍人而緩刺客。喻同伐桑。刺客撥其葉而敲落其實。軍人并其根株而盡拔之。夫所以惡桑木者。惡其實之含毒。葉之能多生青蟲也。然不拔其根。開歲復萌葉結實如故。歲歲治之則太勞。誠弗如為久佚永寧計。甯摧堂前之陰。而不令蟲來嚙書童子偶盜其實也。今之革命。豈不以滿洲惡劣之政府盤踞上頭。數其積極之害。彼固於漢民殘賊備至。推其消極之禍。猶能以放縱一切而使白人窺我寢室。主其事者則某某耶。顧某某者誠必當殺。然其何自而至。與則亦必自有其羣。其群敗群也。於敗群之中。而欲求得一善分子者。青冥可以梯而上與。黃泉可以隧而及歟。烏頭可白。羝羊可乳。舉天下無難事焉。殺其一人。代之者如其人。盡殺滿朝。明日又周布矣。彼之蠹無窮。而吾之俊民有限。曷若淵淵伐鼓與之既見于鋒鏑矢石之間。終驅之于漠北窮荒之外乎。或曰。子言過矣。子之短軍人也中軍人之實。而不足以概革命之義軍。彼其痛心彝禍。思一洒雪先人之恥辱。從軍之苦。既必剷剷無遺。而如今者非難攻擊之聲。固不獨對於刺客。何嘗以其為軍人

遂視之爲有榮譽之可博又當征戰近世已無規橅古人綸巾羽扇之逸者況其醫師而出必躬犯流矢爲士卒倡其致死授命又無庸疑至云緩急世亦不聞其國刺客之風不盛而民氣能昌者是以俄國虐無黨人暗殺特立一部榑桑三島其民敢死迄今有所謂武士道者而以彈丸黑子之地與列雄並峙刺客之與軍人相須爲命何有緩急之分若世有妄人以爲專恃刺客可以集事吾子乃有以矯之宜也嗚呼使其信然則吾言誠過而彼軍人也刺客也乾坤不毀三光不滅實維其賴何獨下見六王五伯則敲其頭哉



第拾六號



時評

安撫恩銘被刺事件

寄生

自恩銘被刺後、宮廷震驚、大官咸惴惴不自保、其當時被刺情狀、及株連黨獄中外各報、無不詳載、今節錄若干條、如下、

五月(二十六日)(陰歷)安撫恩新帥涖巡警學堂行卒業式被會辦徐道錫麟突以手鎗轟擊致受重傷司道各員爭先潰散某營管帶捕獲徐于軍械所

(二十七)恩撫受傷甚重延西醫診治亦無效上午六點鐘死于撫署即將徐剖心致祭

因徐籍隸紹興將其數年前集貲創辦之大通等學堂搗毀並鎗斃學生數名且搜捕徐之家屬

浙撫張委陳翼棟至紹郡督辦勦捕事宜陳輕信揭帖誣控之辭帶隊擎鎗將同仁學堂搶掠一空檢查二小時毫無實據遂將該學堂董事八人拘提至府署

大同學堂女教員秋瑾被紹興府貴守派兵拘至府署並不訊供即幇赴市中用刑

紹郡居民迭經搜捕學界風潮紛紛遷避在城門中被扣留者不少

記者曰。昔張汶祥刺馬新貽。其事慷慨。使人泣下。特其所以出此。爲友仇而已也。友仇非不當復。止足以爲後世澆薄者法。若於民生關繫休戚。或抱神洲陸沉之痛。雖摩頂焚身不恤。思以一擊而伸野人之憤者。在昔上古。人情淳朴。引繩墨以校量分寸間。猶不多合。況于道德墜地。術詐是尚。如今之世邪。則幸比年來時俗趨向。競效歐美。於斯固善惡分劑。互相糅糅。而敢死之風亦漸扇。吳樾爲世家子。厠列僕隸。求進身於五臣之前。遂其所欲。事卒壞滅。已足震動一世。逮徐氏出而天下之人始相驚以言。曰、支那非無人焉。觀吳氏之將赴難。序其書曰。予願予死後。化一我而爲千萬我。前者仆。後者起。不殺不休。不盡不止。而徐之自道。蓄志排滿已十餘年。夫吳氏懼一已之徒死而人莫我繼。則反以資敵。故其勗之至深遠。徐氏有鑒于世情之久媮。衆朝而志於是。食頭以斃。則若告之躬爲此事。其辛勤惕勵。有若是者

焉。二公之用心。初未嘗殊。而成敗若反。顧世雖多有因其成敗。以私意爲崇黜。就其勢導之行。以指爲歸。則苟有追跡二公者。又各自必有其成敗在也。於二公曾何損毛髮。恩銘之罪。徐氏既以暴於天下。然徐氏欲殺四人。其一即恩銘。三人者。爲端方鐵良良弼。是皆滿人之雄。而漢民之所以集怨也。特吾謂端方鐵良其爲患猶稍次。何者。其虐民之政。顯而易知。其卒左右瞻顧。靡弗爲敵。且將不能一夕安枕。彼徒自苦耳。良弼貌似陰柔。爲毒甚於蠭刺蠆尾。方其留學日本。居東京。專司偵察。際偶有建立青年會者。投身其中。聆激烈之談。拊掌贊詡。實則是黨之一舉一動。周悉而審思之。僞爲輯睦。陰相殘破。又其時諸生志勿堅確。口以殺身流血爲談資。而心實眩乎高車駟馬之榮名。良弼深中其隱。上書當道。請以爵號翎頂爲羈縻黨人之具。自是政府始行其策。流毒至今。致令英俊之士。湛陷湫澤中。以爲至樂。今且有作文字以易金幣者。名節不講。於是爲極。徐氏察其術之柔媚。而實漢人腐腸之藥也。誠不可以不加之提撕。乃持以與鐵良端方。並告當世。孰有深知其意。肯擔負其未竟之責。以爲滿人懲儆者哉。顧吾對於恩銘之死。褉感在胸。析而講之。則有三類。

一曰。滿政府之脆薄而易破也。　自恩銘被刺後。封疆大吏。背不貼席。有設軍隊以自衛者。有深居簡出。諭道府以下免迎送者。大抵論今之疆吏。莫不獻諛於袁世凱張之洞端方三人。袁夙以雄傑自命。則頌之者亦曰。精明練達。治世之能臣也。張喜文學。能著書。於是又群以古之歐陽修。近之曾國藩爲比擬。端亦提倡新學。接人惟謹。而人且習習以滿人中高瞻遠矚。英爽不拔之才歸之矣。端不足論。袁爲人獷悍而狡。馭下以術智。殆所謂小有才者。若擬張以歐陽修。邈不相似。曾與胡貉。斬掘本根以取富貴。與張若符節之翕合。然端嚴謹微。潔行忤俗。非張之所得儔匹也。而大要是三人者。皆爲僞朝所倚重。異時撐拒義軍。必藉其力。方可以懸揣得之。不幸畏縮若此。何以慰君父之心。而副輿情之仰望耶。吾聞端自瀛車遇險。遂亡精魄。其攷察日本。舟抵港口。天色蒼然。及暮。則不敢登陸。宴於橫濱之中華會館。某校生徒。習操步伐。擊鎗而過其門。端遽倉皇變色。齒牙上下相擊有聲。出語人曰。某非敢惜死。將欲有以盡力於國家。夫彼之所謂國家。舍滿州莫屬。其有所盡力非空言也。歸任兩江總督。淫威是逞。株逮黨人。不能以數計。則實示其盡力之徵。及徐氏事發。畏心

復熾。見一屬官。凜然若蹈虎尾。至以形迹疑似。遽令縛人。外國傳爲談柄。望其於戎馬間賭擲肝腦以爲勝負之注。不亦遠乎。則彼所云盡力其能力亦至有界限而易盡者耳。張之入京。盛置儀衛。（其所遣某游歷官來東後宣言張氏震懾實甚某日啜茗聞警杯自手墮）袁氏飭屬不得至驛旁窺視兵仗。凡平常得出入者。皆刻木作符。侯閽者驗而後進。其怯懦之態。章章莫能掩。顧欲與民氣競。如技葉將槁。一遇驚風。震盪能不飛落者幾希矣。滿人本不足慮。光復諸軍。前乎此者。未嘗有成。有漢人以輔冀擁戴之也。今張與袁無將兵之才。無御羣之德。無慶忌之捷。無賁獲之勇。徒以機詐逢迎。求固其恩寵於婦豎。倚爲城郭。尙不如築土壘石之堅。而環顧朝士。終無能出其右者。人才之疏。蓋未有如淸朝今日者也。徐氏爲刺客。徒黨落落。非有萬人之衆。銷纔盈把。弗敵攻城之器。殺恩銘一人。亦流血五步間耳。非有漂杵之烈。然而擧國戒嚴。乘輿不出。如大敵已壓四境。苟億兆民衆。齊壹心志。雖徒手可奮。鋤耰可擊。況有堅甲利兵以爲憑藉者。顚覆滿洲政府。其易已甚。引烈火而然蘆槊。激海波以淘蟻穴。豈足以爲喩焉哉。

一曰。株連之甚。不可以不報也。　徐氏既受縛。翌日。緹騎四出。越境紛擾。下其家族

于獄。閉浙江某中學。殺學生二人。未幾。又殺女士秋瑾。留學日本以此被疑者。尙三十餘人。夫恩銘漢民之蠹也。徐氏爲民請命於吾民則有功而無罪。雖然。漢人之蠹。斯漢人之鷹犬。而有功於民。斯大獲罪於政府當道。且殺人者死。載諸刑書。則亦尸行事者一人以償。至矣。奈何今者連累以暨鄉人。淫威加乎女子。無辜被僇。動以百計。此朝不謀夕。昔人所以興歎也。又況斷頭之制。雖列典章。剖心之刑。實惟創見。攀附爲前例者。僅張汶祥一事。夫固不得爲經常。暴政是則非蠻夷盜夏。惡能有是。矧又數十年以後。於今之塗飾文明之世邪。稽自滿洲僭竊之始。即專恃刑罰。濫興大獄。終于近代。何止百數。然猶有人頌虜聖德。謂其遠逸湯禹。夫禹之用刑。一見于誅防風而已矣。湯遇辠人。下車涕泣。以爲己治不若堯舜。湯之伐夏。以禁暴爲宗義。戢武不用。即不聞其妄殛一人。必謂今世省刑。過于往昔。非狂瘈者。孰從而和之。非矇瞽者。孰從而聽之。特今所云報。豈必權度重輕。毫釐不讓。以行報施哉。彼有所動。我亦未能嘿爾。故作文字以相非難。爲報之一道也。短劍搏刺。踵徐氏而起。亦一道也。飭治軍旅。平原列陣。虜其渠帥。繫其名王。斯無不盡報也已。過此以往。無所用報。如

元淸之第尊卑。如晳人之遇黑種。世有公例。吾無取爾。至若怡悅顏色。甘爲臣僕。由之不貳者。厥惟要求一途。既爲要求。非屈膝泥塗。叩頭階陛。此何以稱要求不遂。而兵力非可以向主家。度惟有伏劍廟堂之側。抉眼胥子之門。此以爲報。則孔丘所譏。以德報怨之謂。嗚呼。徐氏有靈。請爲厲鬼擊之。勿令吾子之寃抑于若輩。徒歷歲年而終無以報也。

一日。知反對黨之情僞。將不足以惑人也。　恩銘既死。留東滿洲學生。爲開追悼會于八旗會館。且得某氏贊同之。某氏長在好武之鄉。夙知自愛。嘗與日本知名之士。意氣論難。謂一國之內。種族交鬨。雖欲治理。其又安能。未嘗不傾動一世。推爲知言。退而作詩見志。則思擧其鄉爲斯巴達。雖語襍背戾。而雄武之風。固在洎處世日久。染慕富貴。不惜揚阿曲學。以取容悅。使桑梓蒙垢。武德掃地無餘矣。夫鄉里束身自好者。維异銅山以易名節。猶不肯爲。不意某氏數年之前。堀傲可風。曾不胥時而至于此。吾不能不重爲之吊也。惟其有朝三暮四之德。則收拾人心。暫而不久。黨人烱散。子立寡和。其末路亦甚可悲矣。滿洲學生。傷其同類。無所致責。然其筆之于書。謂

滿漢之界宜撤。惟取國民主義。以共對於上。天奪其魄。忽藉恩銘之死而使自白于衆。假令不論滿漢。恩氏猶爲民害。不以民族主義重徐氏。猶當以其有造于民而愛重之。令也追悼恩銘。必斥徐氏爲狂妄。恩銘既無功德可頌。徒以死於漢族之手。乃出此者。是彼雖日言消融滿漢。徒見其不由于衷耳。然則其爲此言。猶是政府之故技。思以愚弄人心。指而出之。人皆憬然。其術乃不售。是故由前之說。可以知其黨力之薄。無慮作梗。由後之說。而滿人之肺肝如見。終不可與一朝處也。及時不奮。將樂貽悔於無窮耶。天下之大。有智者焉。請爲吾民卜之。



（來稿）

巴枯寧傳

无首

巴枯寧爲破壞主義之使徒。爲無政府黨之首創者。民報三號既揭其寫眞於卷首。但其行誼學說。知者尚鮮。譯者現譯日人久津見蕨村氏所著『無政府主義』其中於布隆東斯體奈巴枯寧樂波輕等言之尚詳。全書百數十頁。特先抽出此篇以獻於學界。

（上） 列傳

巴枯寧 Bakunin 千八百十四年。生於俄羅斯之都士約省。父爲貴族之故家。位置不賤。叔父某曾任全權公使。與繆勒維 Muraviev Amuraki （一八三六年。始任黑龍江總督。一八五〇年。建築尼古拉港。Nckolaievsk 多設殖民地。時中國方有太平軍。同時英法同軍入北京。遂乘機消毀國界。占領極東。一八五八年五月廿八。結愛琿條約。割黑龍江以北。烏里蘇江以東地數千里。得松花江自由航行權。一八五

九年。占領庫頁島。（一名樺太）俄帝錫以尼古拉之尊號。 有嫺婭之誼。少壯卒業於彼得堡之嘉臺德大學。千八百三十二年。以技師入於砲兵聯隊。未幾離軍隊。專從事研究哲學。千八百四十一年。遊於柏林 Burlin 次年旅於德萊登。 Dresden 爲研究海格爾 Hegel 哲學。蓋巴枯寧之天性。好爲實際運動者。未幾即登名於德意志之民主黨。嘗演說曰。

吾黨固抱民主主義者然社會上現存之事物不論一切是非苟取其一而解剖之實驗其眞相則莫不屬於君主主義 貴族主義之系統中者故欲實行民主主義則於現存事物非唯一一悉抱否認已也凡認爲不適宜者均當進而破壞之其結果之何如固不遑顧也

千八百四十三年。巴黎 Paris 有社會黨大會。巴枯寧以俄羅斯社會黨之活動委員參列。俄政府聞之不喜。以爲巴枯寧苟在外國得自由行動。必爲俄羅斯之大害。遂發令命其回國。然巴枯寧不顧之大會既散。盡力宣傳社會主義。俄政府益不喜。

數數召之歸國。巴枯寧顧不聽。政府大怒。遂收沒其財產。夫不重個人之自由。而時時牽制其行動。亂發召還之命。苟不應之。則沒籍財產。罪及妻帑。果有如斯不法之行爲乎。俄政府何其暴戾也。豈專制政府果爲萬能政府乎。即非巴枯寧。亦當仇憤而投入破壞黨。況也重權利。尙自由尊平等。捨其身爲同胞圖至善之改革。如巴枯寧者乎。彼至於斯。家室既空。無所罣礙。其破壞主義。如烈火燄上。俄政府又助之以薪。其燎原宜也。

其時巴枯寧得識布隆東。Proudhon 切磋稍久。盡反布隆東之理論的無政府主義。而實行其破壞的無政府主義。即謂俄政府以不法處置導其起因可也。若俄政府稍有一線光明。則今日或無有虛無黨。亦未可知也。

千八百四十七年十一月廿九。波蘭革命百年祭開於華蘇。Warsaw （波蘭之一州）巴枯寧登演壇。向羣集諸波蘭人等痛論俄羅斯革命之必要。俄人與波蘭人。須聯合一致。併力以推倒殘賊之政府。又言俄羅斯今日所以不可不急起革命之原因。滿堂聽衆。拍手如雷。革命之聲瀰漫全市。俄政府深惡之。認巴枯寧爲俄羅斯

治安之大敵懸賞一萬盧布購其頭

嗚呼。一代熱血快男子恐以一萬盧布之賣被狙於偵探也。乃遁走不律悉。Brussels 翌年一月至巴黎。三月復之柏林。六月斯拉夫人種統一同盟會開於巫勒紐。巴枯寧聞之。求許其與會。然會中人則關於巴枯寧可許與否之問題。忽生異見。

一、此會本爲國民的會合。若許世界主義之巴枯寧得有參列權。則與宗旨不合。

二、此會固受俄羅斯皇帝之保護者。若許與沙爲大敵之巴枯寧得有發言權。則於機關不利。

遂決議不許入會。巴枯寧則以己亦斯拉夫人種。固宜有應得權利。相持不下。忽市中暴徒蠭起。同盟會遂四分五裂。巴枯寧拊掌而笑其無能。

千八百四十九年五月。德萊登（屬於日耳曼撒遜國之一州）有革命軍起。巴枯寧爲軍中之一指揮官。與普魯士官兵抗戰。蓋欲以助波蘭革命軍也。（虛無黨小史參照）未幾大敗。被捕。普魯士治以軍律。受死刑之宣告。未執行。而墺大利政府請

其囚歸之於俄羅斯革命之志士。至於斯時。其生命危如累卵。凡其所以注萬斛之熱血改革一代之希望。亦幾歸於水泡。

巴枯寧既歸俄。固自謂必死矣。而俄帝特頒赦令。滅死一等。禁之獄中。夫以巴枯寧之名望威力。俄國人民騷然痛其不幸。羣思援救。時有湧起暴動之虞。俄政府乃對之一變其方針。處以流刑。放諸西伯利亞。當時歐洲諸國之新聞紙。異口同聲。謂彼健腕利口振動各國政府之志士。一旦沈埋於冰天雪窖。有死而已。洵可惜也。然事有不可思議者。發配未幾。忽遁至日本。經北美合衆國而抵英倫。此實千八百六十一年事也。革命之志士亦多幸福之男兒哉。(或謂當時黑龍江總督爲繆勒維氏。公言庇蔭之。故得遁。) 自此而後。巴枯寧遂爲萬國勞働者同盟會之一員。奔走傳道社會主義。特巴枯寧乃不喜麥喀氏 Karl Marks 之共產主義 Communism 而歡迎布隆東之集產主義 Collectebism

千八百六十三年。波蘭革命軍起。巴枯寧又爲指揮官。復歸失敗。巴枯寧乃微服間關。或隱於伊太利。或現於法蘭西。出沒無定。爲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之使徒。東

西奔走擴張種勢以待時機。

千八百七十三年萬國勞働者同盟大會開於海牙。(萬國社會黨大會小史參照)麥喀氏居首座。有名社會主義者數十人會於一堂。巴枯寧亦其一也。時忽與麥喀氏異其意見。遂告分離。據社會主義者所云。則為過激說與溫和說之不相容。據巴枯寧所自記。則全在共產主義與集產主義之不相容。共產主義論者。謂『一切之財產資本可為社會中人所共有。總社會之公權力可得支配之』集產主義論者。則『不認一切權力之存在。不許稍有强制之性質。故主張財產資本非公有非私有』巴枯寧之過激說。麥喀氏之溫和說。互相衝突者。抑亦即此二說乎。

巴枯寧抱破壞大志。老而不衰。仰天長嘆。髀肉復生。久矣。千八百七十八年。病。入病院。自知不起。斥侍醫。以七尺頑軀。還諸造化。遂永辭人世。

巴枯寧非無政府主義之講論家。乃切力實行之運動家也。以故關於無政府主義之著述。不多見。唯演說之筆記與論文五六篇而已。今揭其學說如下。

(下)　學說

一　實行的無政府主義

巴枯寧之學說。其第一當注意者則與布隆東斯體奈 Stirner 相異之點是也布隆東與斯體奈。均主張自知識思想上之改革使人人有超然遺世獨立之志遂足以達無政府主義之盛世巴枯甯則以爲迂濶而不切事情主張目前即起革命急轉直下以成無政府主義之時代蓋天性然也故在布隆東斯體奈。不過爲理想之談論。而巴枯寧之志望。則直破壞現在之社會消滅現在之國家顚覆現在之政府凡現今所存在之一切事物　制度　習慣　學說不論。善云　惡云皆施洗禮不遺遺跡使後日新創造者不至稍受其妨害吾輩唯致力於破壞之一點而已故與哲學的個人的無政府主義。全異其質自有巴枯寧而破壞主義始流行於兩間。後此之聞無政府主義而戰栗者其在斯乎。

二　動物性與人道

初。海格爾之唯心論出。而後有唯物論有進化論。一變而爲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故無政府主義論者。莫不注重於心物進化之說巴枯寧曰。「人自動物出而進化

者故人性之發達亦自動物性出而進化及其脫動物性時則得達於最高之人道」又曰『動物性出發點也目的地則在其反對之人道故人須一度勇猛精進方得向上』當時有名社會的教育學者羅森蘭 Rosenkrant 主張脫進主義曰『人須脫其動物的性情而發達人道的性格故任志教育者不可不求所以使人性進步向上者』云云同一觀察也蓋探其本源則近世學說莫不胚胎於海格爾之精神進化論其後達爾文 Darwin 物種由來出謂吾人遠祖當自類人猿而進化者考證洋確聳動一時是爲物質的進化論一心一物共論萬有之進化而爲近世學界之指南針巴枯寧即基於二人之學說故於此點亦不失科學的精神巴枯寧乃下斷案曰「故人類之進步有三階級

一、動物性

二、思想力

三、向上心

及其發現於社會上也亦有三階級

一、財產私有制
二、求科學發達
三、完全之自由

三　民主社會黨同盟之綱領

欲知巴枯寧思想之全體則有彼所起草之民主社會黨同盟之綱領在今譯之於左。

(一)、本會主張無神主義排斥宗教代信仰以知識實行反對習慣上－宗教上－法律上之婚姻

(二)、本會主張全滅社會上一切階級制度實行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男女間之絕對平等反對財產－生產之世襲相續制度總世界所有一切土地－資本－生產機關惟事勞働者得自由使用

(三)、本會主張不問男兒女兒總其所有一視同仁自有生後即與之以平等的養育－教育－修養及其長成則授之以平等的職業保護天賦自然

之平等斷絕人爲之不平等

（四）本會主張抗敵一切之專制政治故目下各國非共和民主之政治者決不承認之排斥一切援助專制的運動排斥對於階級戰爭而不與援助者

（五）本會主張顚覆現在之政治組織次第着手改革唯留司理公共事件之行政事務遂進而以人民完全之自由組織共和協同團體

（六）本會主張若有社會問題可以萬國勞働者之自由聯合爲本位以解決之排斥所謂愛國心者所謂國民競爭者一切政治上不通行動

（七）本會希望個人各以完全自由爲各地方之聯合自此擴而充之而成立全世界全人類之一致共同聯合

主張如是排斥如是希望如是巴枯寧之心從可知矣然巴枯寧嘗自言其所主張者無何等之臭味無何等之汚染無國民之色無宗敎之色無以名之名之曰希夷主義 Amorkism（一譯無色無聲主義）

巴枯寧之學說如是。其餘言之不詳。然大要不出於破壞之實行手段革命之實行方法而已。正世人聞之而認爲危險者也。雖然。若有懷疑巴枯寧何以行此危險而發願研究其眞相者乎。則請先揭俄羅斯政治界及歐美社會上經濟界之黑幕焉。可

附錄

日本所刊獨立評論第五號中有「社會主義年表及總論」一篇。所載巴氏之言行。有足補此傳之缺者。試譯之如左。

一千八百七十二年。開萬國勞動者大會于海牙。巴枯寧之徒。始與麥喀派告分離。巴枯寧。俄國人。抱無政府主義。巴氏之勢力。於拉丁諸國社會主義大有影響。其所主張者。大抵謂不論用若何方法均當以破壞現代之權勢爲宗旨。其最要之旨如左。

(一)人唯當從自己之性不可從外界之制裁

(二)自然法依科學而發明自然法之智識普及於一般之人民自然法者不

但爲天然之法則又爲人間之法則人當從此天然之法則而自己之法即該於天然法之中則凡政治行政立法直可滅去

（三）特權及從特權所生之位置乃反乎人之智與情者也有政治特權及有經濟特權之人乃消滅智與情之人也

（四）吾人反對「立法」「權勢」「特權」「特許」「官吏的」「法律的」之事其結果即出於普通選舉吾人亦反對之蓋吾人之意以爲雖採用普通選舉之制其結果仍與群衆之利益相反不過主治者及掠奪者最少數人之利益耳

（五）革命黨不可不專行其目的不可從個人的利害及感情不可顧慮「宗教」「愛國心」及「道德」以自惑其志慮無論用如何之方法均以破壞現在之社會爲主

（六）吾人唯冀破壞而止凡將來人民生活中相當之社會組織現時均不必計及

彼之所言亦非過於激烈大抵謂已之法律可由已定斯義也愛鬱蘇亦主張之斯賓塞亦主張之即慢切斯大派之經濟學者其所主張亦或與彼同而斯賓塞倫理進化論中謂政治宗教社會雖爲外部制裁然歲月既久則道義與感情共生於人心之中足爲人心內部之制裁則外部之制裁可廢即政府亦不必設立矣此說爲非干涉論派與巴枯寧之說相去不遠且巴枯寧及其徒所倡言有與社會主義相同者計有數事

(一)個人間及兩性之同等

(二)相續法之破壞

(三)土地　田園及勞動所用機具均爲全社會所共有唯事勞動者得使用之(即謂農夫工人之社會能自由使用也)

(四)資本者人類共同所造成者也故爲人類共有之相續權

(五)萬國勞動之人當結共同一致之團體

此皆與社會主義相同者其不相同者亦有二事

（一）凡居現社會而謀叛者乃天賦之神權

（二）無論用如何暴力凡用以破壞現社會者均視爲神聖

以此二事。故與他社會主義者不同。其告分離。蓋不得已也。



代理中國日報

香港中國日報爲中國革命的機關報之元祖自己亥年創始以來其間經歷幾許大風潮屹然不少變動其名譽其價値久爲一般社會稱道不置無俟贅述矣本年該報更大改良言論之精闢資料之豐富均臻絕頂其尤著者爲民生主義與中國政治革命之前途一篇洋洋萬餘言受社會之最大歡迎等于洛陽紙貴誠空前之傑作也其他如對於拒約及粵漢鐵路各問題均能實事求是摘伏懲奸則其小焉者耳玆托本社代理全年連郵費十一元今爲吾國苦學界特別減收全年九元半年五元報資先惠否則恕不應命

代理處　民報社啓

請看一看

告白

本社開設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承辦所有鉛印石印照相銅印等項耑用瓦斯GAS機器印刷極爲明晰四方　賜顧者請移　玉到本處面議可也倘或　賜函則敝社員造府趨謁面訂亦可

帝國出版協會

秀　光　社

SHUKOSHA.

No. 4. Nakasarugakucho Kandaku.

TOKYO, NIPPON.

請看一看

一名陰陽交媾新說

漏泄天機

太衛著

日本銀貨五十八錢、送料亦在此中

此書發揮玄學之蘊奧、漏泄生理之微妙者矣、是故無子者讀之、可以產賢子美女、無才者讀之、可以爲天下有爲之士有病者讀之可以爲健康長壽之人、雖然見之于不解古文者、猶睨黃金乎猫也

販賣店　日本東京神田區表神保町

東京堂書肆

國學振起社廣告

國學振起社社長章太炎君已移居小石川久堅町二十七番地何震方如有信件請直寄該處爲荷

（新方言已出版）　定價金參拾錢

國學振起社啓

天義報社移居廣告

本社已遷于小石川久堅町二十七番地如有信件文稿請直寄本處爲荷

天義報社白

無代進呈（限郵送 要貳錢）

新案記憶力增進法講義 教授會則

催眠術教授治療案內書

東京赤坂區仲之町貳拾七番地

大日本催眠術協會

代派中興日報廣告

此報由僑居南洋志士所刱設專爲發揮民族民權二大主義而民生主義亦間及之議論精關與中國日報相伯仲本社特紹介於學界特別減價凡定閱者全年九元半年五元郵費另加

代派新世紀

法國巴黎週刊新世紀已到至第六號每號取價三錢欲購閱者請至本社面訂此告

本社啓

復報社廣告

本社同人痛祖國之已亡憤異族之無狀爰於去歲孟夏組織斯報發揮民族主義傳播革命思潮為國民之霜鐘作魔王之露檄今春復大加改良以謀普及凡我黃帝子孫盡其來購全年十二冊。售銀一圓。半年六冊。五角五分。零售每冊一角。郵費每冊加銀二分。如有志士欲移玉內地擔任代派者可緘知民報編輯所。本社尤當格外從廉。以副盛意。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四年

本社謹啓

東京專門豫備學院章程

(1) 本院設在麴町區飯田町四丁目一番地

(2) 本院特爲淸國留學生敎授普通科以俾入學大學及各種專門學校爲宗旨

(3) 本院學科課程開列于左

日語　英語　地理　歷史　物理

化學　數學　博物

(4) 本院修業年限訂爲三年

(5) 本院授業時間每日以四時間爲例定自午前八時至正午十二時止(但因日之長短可變更始業時間)

(6) 學費每月日銀參圓每月初五日徵三個月分

東京

志成學校招生廣告

本學校專爲中國有志留學者而設本校之設非爲營利起見所聘之教師無不熟習教育茲將本校簡明章程畧書於下**宗旨**豫備入高等各學校習專門**科目**倫理日文英文數學博物理化圖書體操唱歌**年限**三年畢業**入學程度**日文讀過半年英文讀過半年或一年者**入學金**貳圓**學費**每月參圓**開學日期**九月一日**校址**京橋區明石町五十四番地志成學校

國學振起社講義久未出版深負諸君之望今新刊『新方言一册』凡舊在社中者請至小石川區久堅町廿七番地何震方領取可也

國學振起社白

日本東京 **法政大學清國留學生豫科招生**

本大學梅博士爲總理富井博士爲敎頭日本法政諸學之中推以爲巨擘淸國人留學于此者年增一年現達於一千五百餘名之多茲擬於陽曆九月初新設豫科班(一年畢業)敎授普通必須之學問及日語以爲進入大學本科專門部(法律科、政治科、商科、各三年畢業)之豫備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敎授兼文科大學助敎授保科先生爲提調所聘敎習皆飽學經練之士丁寧懇切以執敎鞭故學於此者前後四年可以卒業而通達普通學之大要與法律政治之深理其捷利莫大焉有志肄業者請速報名爲是

學科 倫理、日語、歐語、歷史、地理、數學、理學、論理、體操、 **學費** 每月四元 **寄宿費** 每月十三元

開學 陽曆九月十一日 **細章** 向報名處索閱可也 **報名處** 日本東京麴町區富士見町六丁目法政大學分校

（請看）

活地獄

（請看）

是書乃露國社會民主黨首領略鐸伊齊氏所作原名西伯利亞十六年中間自道其一生經歷起自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德意志就傳迄於一千九百〇一年脫西伯利亞配所經日美二國而西遁由日本幸德秋水氏譯出改名曰神愁鬼哭風行一時今七曲山民復漢譯之以供吾國有志于社會學者之研究現已付印不日出版

本社簡章

一 本雜誌之主義如下

一顚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一維持世界眞正之平和
一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一建設共和政體
一土地國有
一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二 本雜誌仿歐美各大雜誌體裁論著不分門類後附時評小說譯叢來稿總求不戾本旨靡不搜羅

三 本雜誌置總編纂一人撰述員無定額庶務幹事一人會計一人校對二人收稿一人

四 本社員之外如有撰述不與本雜誌宗旨相違者請逕交本社編輯所擇尤登錄以本期雜誌奉酬

五 有慨捐本社經費十元以上者奉酬本雜誌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酬俱推爲本社名譽贊成員

六 本雜誌月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頁爲度定價一冊二角預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郵費另加

七 本雜誌定於陽歷每月初五日爲發行期決不蹈前各雜誌愆期之失

八 本社編輯所設於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發行所設於東京府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集町三十四番地與本社通信者請直投編輯所

九 凡經售本雜誌者十分以上九折三十分以上八折報貲按期滙付如三期未清者即行停寄清算幸爲原諒

售報價目

全年十二冊　二元
半年六冊　一元一角
零售一冊　二角

凡日本郵政能通之處每册加郵費一分其餘外埠加郵費六分

注意

本報銷逾萬份以上前訂廣告之價目難敷紙費自十三號起改訂價目如左如有特別廣告請至本社面議

廣告價目表

期限	一頁	半頁
一期	拾圓	陸圓
三期	貳拾七圓	拾陸圓
半年	五拾貳圓	參拾壹圓
全年	九拾六圓	五拾七圓五角

廣告取次所

秀光社　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代派所

日本東京　中學留學生會館
同　神田裏神保町　中國書林
同　富山房
同　三省堂
同　南神保町　群益書社
同　早稲田大學前　同文書店
同　小川町　東華書局
同　三崎町　譚發洋服店
橫濱　永新祥

早稲田鶴卷町　麟圖閣
香港　中國日報館
西貢堤岸　和昌樓
英屬加拿大　華英日報館
庇能　黃金慶
美國舊金山　大同日報館
美國紐約　黃溪記
安南河內　粵東會館
檀香山　隆記日報
新加坡　陳楚楠

吉隆坡祥興號　阮英紡
芙蓉　朱穎兒
小呂宋　人壽堂
坤甸福源號　江清水
新加坡　振源棧
同　星洲晉報社
大霹靂埧羅　湯伯令
蘇六甲　振長春呂文采
三寶壠　黃禮
西貢美萩　同德棧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五年
西曆一千九百零七年
日本明治四十年
清光緒三十三年
陽曆九月廿四日印刷
陽曆九月廿五日發行
（每月一回五日發行）

編輯兼發行人　章炳麟
印刷人　藤澤外吉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編輯所　民報編輯部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發行所　民報發行所　日本東京豐多摩郡內藤新宿番衆町三十四番地
通信所　民報通信事務所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印刷所　秀光社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